

春秋大事表

第三函
第八冊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沼吳余以爲不然吳之亡以
驕淫黷武耽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微越吳亦
必亡若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脩其政越雖切齒
思報亦且懼伏而不敢動動卽滅國矣雖百越能爲吳患哉且吳
之會晉黃池聞有越師遑遽而奔歸也太子戰死國之不亡者如
髮而越未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勾踐會稽之志則吳之封疆
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將見越能復吳而吳亦能復
越瀕越之國數勾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
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慶忌驟諫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
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吳嘗破

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返國越一入吳而秦伯之後遂以不祀
此又非特夫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奔隨
而子西爲王與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爲王以與吳其大
臣多捐軀盡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虫至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
而夫概尙在以其精于用兵得吳旁郡邑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
復然而吳自闔閭以來世疎忌骨肉王僚之弑掩餘燭庸逃窟無
所夫概有破楚大功而卒奔楚爲堂谿氏盡斬其枝葉而欲以孤
幹特立于二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越摧之如拉朽豈不哀哉
爲著其始終得失之故明鑒戒焉輯春秋吳越交兵表第三十四

春秋吳越交兵表卷三十四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里受業沈帖瞻起巖 參

昭五年冬楚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二年定五年夏於定十四年五

子越人伐吳越從楚伐吳夏吳伐越越入吳月於越敗吳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經不嘗見吳滅巢傳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于越也史墨曰不及齊過帥師會楚于干瑣 左傳吳伐越始用師左傳吳在楚也 于構李

李氏廣曰此為楚通及壽夢帥師從王 高氏開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吳欲不歸得于 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勞王于豫章之泅越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年申包胥以秦師至踐禦之陳于構李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

宋氏純翁曰吳方抗楚越嫌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為下

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荷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文子則對曰

春秋大事表 卷三十四 吳越交兵 陝西求友齋

哀元年春正三月越及吳
哀十一年夏
哀十三年夏
哀十七年春

月吳敗越于平
五月越子朝
六月於越入
三月越子伐

夫椒

于吳

吳

吳

經不書吳不告慶越

干保于會稽使大夫

經不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

曾定公吳夫差于黃

左傳越子伐吳吳人

不告敗也

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

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

成吳子許之伍員諫

率其眾以朝王及列

越人為左右句卒使

于夫椒報耦李也遂

不聽退而告人曰越

士皆有饋賂子胥懼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入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曰是柰吳也夫諫弗

進吳師身以禦之越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

聽使子齊屬其子于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鮑氏王闞之賜之屬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饋以死將死曰樹吾

亂遂敗之

亡乎

墓槨積可材也吳其

哀二十年冬
哀二十二年

十一月越圍冬十一月丁

唯不敢忘二年乃報越

吳

卯越滅吳

左傳越圍吳趙孟降左傳越滅吳請使吳于衷食使楚陸通問王居爾東辭曰孤老于吳王吳王與之一吳焉能事君乃繼簞珠使問趙孟

春秋吳越交兵表卷三十四終

求友齋校字

春秋齊魯交兵表敘

夫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嗚呼夫子稱到于今則知此言非特予管仲并予晉文愚嘗觀于齊魯之故而歎春秋之天下不可一日無晉晉伯息而齊魯俱受其敝矣何則霸之局非管仲與齊桓不能創而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于百年齊桓之世天下之所賴者唯齊齊桓既沒魯之所患亦唯齊齊桓之子孫至春秋之末凡八九世獨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觀釁而動故二公之世齊魯爭鬪差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類皆如獠犬之狂噬而悼公之世國已制于陳氏好以其君惡于諸侯故其時魯一有齊難則乞師于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十年迨晉稍有閒或新君

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齊之於魯如切膚之蠲疾不
時閒作所籍以爲扁鵲者唯晉晉伯息則魯無所控懇故晉文之
未興也僖公至以楚伐齊晉伯之旣去也哀公至以吳伐齊夫至
以吳楚伐齊天下幾無復有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袵之懼
也世徒見夫子有譎正之言謂聖人或伸齊而抑晉畧晉文之功
而不錄豈識春秋之旨哉夫桓公一匡天下而其子孫首壞其法
狼貪鼠竊晝伏夜行賴晉承齊桓之業整飭者數世至晉伯衰而
齊弱魯魯亦能乞師以弱齊齊魯交相敝而吳楚得橫行于天下
夫子立定哀之世親見昭公娶于吳矣哀公會吳伐齊至齊弑君
以說矣至吳晉爭長黃池而齊桓一匡之緒吳且分其半夫子蓋
心傷之而要非齊桓則不能創其局以貽晉夫子所以獨歸功於

管仲者以此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惟桓文並稱此夫子之所爲到於今也輯春秋齊魯交兵表第三十五

春秋齊魯交兵表卷三十五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邑受業鄧 愷濟美 參

桓十年冬十桓十三年春 桓十五年夏 桓十七年春 莊九年夏 公

二月丙午齊 二月公會紀 五月公會齊 正月丙辰公 伐齊納糾齊

侯衛侯鄭伯 侯鄭伯己巳 侯于艾 會齊侯紀侯 小白入于齊

來戰于郎 及齊侯宋公 盟于黃夏五 月丙午及齊 師戰于奚

左傳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僂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忽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高氏闕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僂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彭生之禍兆于此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

案左氏以爲艾之盟謀定許此說極謬鄭也

左傳盟于黃平齊紀也

與鄭衛合魯則導意胡傳趙匡考據經文許叔乘鄭亂以復其人多詐故為此盟示難之師則可矣春秋

援紀者也三國來戰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國齊魯不與師問罪之以不疑俾紀弛怠書其故以其非僅齊

盜為此爾考魯以援先于鄭外兵則以齊足矣安得反為之會而不我慮是以尋盟而德齊也

紀之故與齊不親自為主而先于宋獨取以定其位豈得極有既退魯遂與齊戰于汪氏克寬曰小白紫

齊鄭如紀之後與魯毀梁之說蓋齊紀世理蓋是年為襄公元矣二年齊遂遷紀之齊而糾不稱子則小

不相通已六年矣何離齊人合三國以攻年襄公稱晉通其妹三邑白當立而糾不當立

由至齊為班耶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至是齊魯絕好襄公趙氏鵬飛曰黃之盟明矣置莊忘饒而糾

卓氏爾康曰齊惡魯戰而不地于紀也不之意以為既絕則不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其公子率少尋長與

為紀謀難則主兵者然紀懼滅亡不暇何得復借名相往來而強之故春盟而夏有師以助不正卒至于

齊也鄭與齊同如紀敢將兵越國助魯鄭奸淫之計不得遂也是戰焉敗魯公伐齊齊納而

者已又與齊齊命於以結怨乎故親至艾而遣魯為黃氏震曰齊之圍紀罪惡著矣

爾故三國來戰呂氏大圭曰桓公既此會魯喜大國之忘至是十有二年魯為案君公可謂無人心

案隱公之始魯與齊無所以固紀之道而宿怨而與已和且冀紀納后于王故紀雖有一旅之師問罪元

鄭為一黨而桓公初從扶鄭以職幸而勝已盟之後或可借以從魯鄭敗齊而齊備有一旅之師問罪元

立以算試懼見討以齊不知所以促紀之紆紀難不知其引盜不敢報怨猶知畏義年而師為齊主昏二

婚結鄭以香求齊與亡在此追夫紀懼亡入室無救于紀而已也至襄公新立春盟年而穆母姜氏會齊

二爾尤親未嘗相戰不給然後為黃之盟被其哭曰會者外為黃而夏與魯戰于奚侯于穆三年而會齊

伐也至是齊欲圖紀求以安紀亦晚矣志春秋特書于齊齊且無魯豈為魯存師侯衛四年而親與

而紀為魯姻其來戰吳氏澂曰昔鄭莊助之首年見襄公之乘紀盟豈足特哉齊侯為狩五年復會

當以此故左氏之說齊謀紀今魯桓數為喪為會絕無人理而案魯欲平齊紀蓋恃齊侯衛納朔抗天王

非也齊為大國豈以鄭會宋繼又同鄭伐魯桓之愚朕受齊玩前日艾之盟謂齊能之命六年而納齊人

鄭班傾小嫌而違為宋鄭屬德魯故助魯弄為可哀也屈已與和或能存紀宋歸衛寶納篡弒之

與師明年春正月三救紀而悉反其父之國盟于惡曹孫氏復所為

曰謀魯也孫氏覺亦謂以新勝魯而結好亦是齊為主合二國以謀紀懼魯為之援爾經惟書三國而左氏增入一宋尤非

莊九年八月莊十年春正夏六月齊師莊十三年冬莊十九年秋

庚申及齊師月公敗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會齊侯盟公子結媵陳

戰于乾時我于長勺公敗宋師于柯人之婦于鄆

師敗績乘北遂及齊侯宋

為魯推愛耳豈知齊昭七年而姜氏會齊襄行同狗彘其包藏禍心則有在何有于治兵國鄰鄭降齊師一紀魯桓至是亦可至襄公之見弑而後以省矣猶復不悟明已其于秋文之繼奔年遂及夫人如齊卒走惟命不啻前子之蹈其禍不知其十五于假父孱弱極矣至年邀魯會艾之時其齊君弑國亂反病其蓄謀全為此盟其機亡公子以為德躬御械思起宮掖豈不哀哉戎旅戰于乾時戰于長勺兵敗不悔何怯桓公之世齊魯交兵于復讎而勇于助亂凡三專為存紀一案若是哉是後世唐中宗之流亞也

胡傳左言齊師伐我經不書伐意實魯也

左傳始及齊平也張氏博曰齊桓圖伯

左傳公畏戎路傳乘金氏賈曰觀長勺之

而歸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必先以彘勸諸侯魯

公盟冬齊人

趙氏匡曰內敗不書盡出齊下使莊公移

此書者納讎喪師以

乾時之戰于魯桓遇運請擊之公弗許自皆至猶未有魯也至

宋人陳太伐

惡內也

私之時移長勺之戰

魯門竊出蒙舉比而公與盟而齊伯成矣

我西鄙

趙氏鵬飛曰春秋內

于齊襄未死之日則

先犯之公從之夫敗反壞之會而為北杏

杜氏預曰結在齊聞

戰未有書敗績者皆

勝敗俱榮乃不用之

宋師于乘正齊師乃

齊宋有自去其本職

為之諱也今莊公內

復讎而用之以納讎

盟桓之所以能為諸

齊與二君為盟本非

忘交讎而外為齊納

人之子可勝數哉

杜氏謂曰公不能復

侯主也

不當立之君其罪已

甚尙何足為諱或者

讎而反納于糾以啟

魯公志而又失廢陳

謂以我伐齊為有德

讎之名故聖人與之

齊之寇又侵宋以舉

之好故冬各來伐

不諱其敗噫莊所納

者讎之子而名為復

其敵致二國同次于

孫氏覺曰公子結以

者讎之子而名為復

讎之子而名為復

魯不恭故魯方聽命

來伐我三國有辭故

俾有是盟乎

李氏廉曰齊之忿魯

之不暇而不敢與交

曰伐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凡

言敗者是勝彼言戰

始于子糾之納宋之

戰至僖二十六年孝

者為彼所勝也內諱

敗言戰乃敗也故策

魯不恭其事故來伐

吳氏敬曰魯之臣送

與升陘之戰實敗也

皆不書敗績為公諱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計莊十三年至此凡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兵凡四再為納糾一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以聲其罪而伐之陳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兵凡四再為納糾一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亦以結縻其國人之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兵凡四再為納糾一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亦以結縻其國人之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兵凡四再為納糾一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亦以結縻其國人之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兵凡四再為納糾一

案莊公之初齊魯交

亦以結縻其國人之

也此獨不諱敗者以
莊忘父仇而納仇人
之子惡之也

李氏不曰莊公輔邪
齊正志在必爭乾時
之戰書及在魯以見
齊人本不欲戰而魯
決求一逞也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冬公以楚師僖二十八年文十五年秋

春齊人侵我北鄙伐齊取穀秋公子遂如齊人侵我西

西鄙公追齊左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齊左傳東門襄仲城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鄙

師至鄒弗及左傳討是二盟也討魯與衛為迷向之

二盟趙氏鴈飛曰獻之戰

孝公將入而魯救無虧則孝公之有怨宜

命于天子安可遠引而入杞之怨釋公子

婦而輕慢伯主故與

齊宋同與問罪之師

李氏廉曰齊之伐魯

雖由公子結之不共

然魯自受鄭詹而背

盟幽之信已得罪于

齊矣

高氏閔曰齊商人冀

弒又執我命大夫罪

不勝誅而反加兵于

我故貶而人之

吳氏漢曰魯無得罪

于齊齊之與師無名

故曰侵

張氏洽曰杞伯姬來

命于天子安可遠引

也然于十九年既為
齊之盟固當已釋然
魯與齊向為甥舅魯
恃盟而無慮齊之心
孝公乃因其不備而
潛師略于西鄙故書
人以見其強

射狼之楚以伐親鄰
之國乎

李氏廉曰齊魯之爭

自盟柯以來未之有

也于是再見者天下

無伯也推其事捷乾

時長勺之兵由于納

剝而西鄙北鄙之怨

始于救齊本非有深

憾者然桓公卒能屈

已于柯盟而孝公不

知自反構怨連兵遂

使楚人得乘閒而肆

其毒孝公之墜先業

宜哉

案僖公之世齊魯交

兵凡三則專為無虧

一案自僖十八年爭

立至此猶結怨不已

甚至乞楚師伐齊不

念齊桓讓楚之功且

引盜入室冠履倒置

遂如齊而取穀之憾

解伯權之立如此此

郟子所謂功之首也

吳氏激曰魯以楚師

伐齊取穀幸而孝公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既伯齊魯俱為受盟

甚矣幸而晉文勃興
諸侯俱受盟于踐土
而齊魯復和天下其
可一日無伯哉

冬十二月齊文十七年夏成二年春齊六月癸酉季襄十五年夏

侯侵我西鄙四月齊侯伐侯伐我北鄙孫行父臧孫齊侯伐我北

遂伐曹入其我西鄙六月許叔孫僑如鄙圍成公救

郭癸未公及齊公孫嬰齊會成至遇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齊入其郭討其末朝杜註西當為北蓋經年使歸父如晉其效

也齊侯盟于穀齊之跡已顯然矣而齊猶未加兵于魯者

高氏闕曰商人弑君至傳十六年春正月既而成公立臧孫許

自立諸侯會于扈謀及齊平公有疾使季及晉侯盟于赤棘始

伐之晉取賂而還由文子會齊侯于陽敦是商人知諸國之無請盟齊侯不肯曰請知魯決意事晉故有

能為蓋無顧忌一幸侯君聞六月戊辰公北鄙之伐焉再伐魯惡魯而及曹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案齊自懿公受盟之

績

于鞌齊師敗

首及齊師戰

良夫曹公子

晉卻克衛孫

公孫嬰齊會成至遇

杜氏預曰遇魯地公畏齊不敢至成

高氏闕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成之會以

定衛而齊不與伐我北鄙以此之故

季氏康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鞌戰

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

陝西求友齋

暴橫甚矣

李氏廉曰齊魯之爭

齊桓未伯之先有長

勺次郎之役晉文未

伯之先有至鄆取穀

之後至此而齊三弱

魯矣雖以子叔姬無

寵之故產由晉伯之

不振也

盟于鄆工是年夏復

伐我北鄙襄仲請盟

六月盟于穀

高氏閔曰齊猶以公

不親盟復來討而齊

公出盟

齊魯至此孱弱甚矣

當討商人執子叔姬

之罪乃嗾不敢發坐

受其侮三年之中三

受伐而再乞盟請盟

不可而至納賂使其

臣盟不可而終至親

盟明年商人復戒師

期使無申池之禍則

兵又至魯皆由文公

內寵敬嬴外任襄仲

覆國事于不問所以

至此魯之弱文公為

之也

文公之世齊魯交兵

後旋復被弑而魯宣

亦以弑立之故求撓

于齊終宣公之世曲

事齊患至頃公初年

而未絕也至成公政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事晉而齊魯兵端復

起幸是年六月晉即

有宰之勝而齊不至

為忠計文十七年至

此凡歷二十二年

左傳晉卻克將兵救之故也于是再見晉

魯衛癸酉師陳于鞌悼衰矣三年之閒伐

卻克傷于矢左井轡魯者六而有同圍之

右拔袍而鼓馬逸不師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續逐之三周華不注

晉師從齊師入自工

與擊馬陘齊侯使國

佐賂以紀獻玉磬與

地晉人不可魯衛謀

曰子得共固實我得

地而紆于難其榮多

矣晉人許之秋七月

及齊國任盟于袁婁

使齊歸我汶陽之田

成公之世齊魯交兵

凡二



襄十六年三秋齊侯伐我襄十七年秋冬邾人伐我襄十八年秋

月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齊侯伐我北南鄙齊師伐我北

北鄙

家氏鉉翁曰齊叛晉而屢以兵加魯欲致

高氏閔曰是時齊蓋強有輕諸侯之心前年北鄙之我為莒伐我邦實防齊故亦伐我南鄙晉自誤梁以討莒莒亦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者執二君以討齊乃蓋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晉而與之戰其志蓋在于爭伯也

鄙圍桃齊高

左傳為齊故也王氏孫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六伐鄙而四圍也又弱可知矣三家分致縱躬當以助其虐諸侯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殘亡其國

鄙

厚帥師伐我

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無乾于防

家氏鉉翁曰自萊之戰齊屈于晉而肉懷不平每欲掃憾于魯以致晉師故今君臣異道而進

許氏翰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也又縱躬當以助其虐諸侯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殘亡其國

我北鄙圍桃高厚圍

無乾于防

家氏鉉翁曰自萊之戰齊屈于晉而肉懷不平每欲掃憾于魯以致晉師故今君臣異道而進

冬十月公會襄二十年秋襄二十四年襄二十五年定七年秋齊

晉侯及諸侯叔老如齊

春仲孫羯帥春齊崔杼帥國夏帥師伐

同圍齊

杜氏預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

師侵齊

師伐我北鄙我西鄙

左傳冬十月會于善息民

左傳晉故也

左傳報孝伯之師也許氏預曰東夏諸侯

濟齊梁之言同圍王氏葆曰齊屢陵魯高氏闕曰齊之伐晉取朝歌也魯使叔孫便司馬斥山澤之險平叔老之修聘欲

取朝歌也魯使叔孫便司馬斥山澤之險平叔老之修聘欲

趙氏與權曰齊莊速惟魯事晉故齊伐之誠用兵伐衛伐晉伐齊氏鉉翁曰昭公流萬代魯三年之間晉雖顯沛惟齊景是依邪之戰而又授兵于如是五六年卒不能好亂之夫宜其終不厲之出偏師問意如

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焉

免于禍也

其衆也乃夜遁十一

案自襄十八年平陰

襄之世齊魯交兵凡

月丁卯朔入平陰遂

之役至此凡歷七年

九于齊歷二君靈公適矣

從齊師齊侯駕將走

七莊公二

李氏慶曰自襄二十

乃止

案是年五月崔杼帥

五年崔杼伐我之後

郵棠太子抽劍斷鞅

欲莊而立景晉會諸

國十餘年兵不至魯

侯于夷儀伐齊齊人

侯于夷儀伐齊齊人

至是再見則以晉伯

以莊公說由是兵爭

以莊公說由是兵爭

之不復振也國夏帥

復魯景公即信有志

復魯景公即信有志

伐晉救無功于是而

與晉爭伯觀擊而動

與晉爭伯觀擊而動

及齊平矣

直至定七年與晉爭

直至定七年與晉爭

晉而國夏帥師伐我

晉而國夏帥師伐我

晉而國夏帥師伐我

晉而國夏帥師伐我

定八年春正二月公侵齊夏齊國夏帥定十年春三哀八年夏齊

月公侵齊

杜氏預曰永得志故孫氏復曰公一歲再

伐也

張氏洽曰魯陽虎用

事用兵無法故以復

書之

杜氏預曰永得志故孫氏復曰公一歲再

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

瓦

左傳齊伐我西鄙晉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會晉師于瓦

杜氏預曰將來救我

公往會之救不書齊

師已去

定公之世齊魯交兵

凡四期以齊景爭伯

一案

北鄙計襄二十五年至此凡歷四十五年

月及齊平

范氏甯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卓氏爾康曰齊以魯

魯魯亦兩侵之此時

魯魯亦兩侵之此時

用魯惟平齊從晉為

第一要務齊及齊斗

見魯之睦鄰非復前

日之用兵矣孔子用

魯其施焉如此

案是年孔子相會來

谷齊人服義而歸魯

田兵爭息矣至哀八

年而季康子以伐邾

收譽致齊來伐取謹

邾以邾子益來蓋齊

人取謹及闚

歸邾子益于

邾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

此何以書以歸齊也

易為賂齊以邾婁子

益來故也

杜氏預曰不書伐兵

未加而魯與之色

何氏休曰邾婁齊與

國畏為齊所怒而賂

邾以邾子益來蓋齊

及闚兵端復起計自

之勇畏齊故略之

之勇畏齊故略之

之勇畏齊故略之

定十年至此凡歷十有四年

哀十年春二哀十一年春夏五月公會哀十五年冬哀二十年夏

月公會吳伐齊國書帥師吳伐齊甲戌及齊平會齊于廩丘

齊

伐我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左傳八年齊侯使如左傳齊為郟故伐我

吳請師將以伐我乃及清魯師及齊師戰

歸邾子秋七月及齊于郟師入齊軍右師

平冬齊人歸讎及闚奔齊人從之陳瓊陳

且辭師于吳吳子曰莊涉泗孟之側後入

昔虞寡人聞命舍又以為穀林不狃徐步

革之不知所從將進而死師復甲首八十

受命于君九年冬吳齊人不能師宵謀曰

子使來儆師伐齊十齊人遇是役也冉有

年二月公會吳伐齊用矛于齊師故能入

南鄙師于思齊人弑其軍

悼公赴于師

案魯以邾邾之故致及近邾者八年吳師

吳齊交代魯賂齊而克東陽而進六于泗

國書

師敗績獲齊

左傳為郟戰故公會

吳子伐齊五月克博

壬申至于贏甲戌戰

于艾陵大敗齊師獲

國書公孫夏闕正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

百乘甲首三千以獻

于公

哀公之世齊魯交兵

凡四則以伐邾一案

不及吳故齊得地而上此年齊師在濟毋而齊魯交兵亦止于

師既于吳吳人遷怒子請一子守二子從此

移伐魯之師以伐齊公禦諸境不可居封

且魯嘗會伐夫齊以禮之聞不可一子師

受平之故而歸譚闞師背城而戰孟氏始

之地則齊于魯爲有尾勉以右師從從而

惡矣以辭師之故而又後戰而先奔是時

吳遷怒伐齊則齊之政在存氏生事起釁

受伐爲魯所累矣魯故二家不肯同力前

不能拒吳之請而居之吳師後之齊師召

然反噬惟強是從致之使來直至傳國都

齊弒君以說此何理而止爾書伐我見魯

子皆由季康子之狂之益衰也

悖而公坐受不義之

名耳

哀二十一年哀二十四年

秋八月公及臧石會晉師

齊侯邾子盟伐齊取廩丘

于顧

春秋齊魯交兵表卷三十五終

求友齋校字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敘

嗚呼余觀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爲禍烈也魯與邾莒僻處一隅非有關於天下之故然魯虐邾莒莒滅向滅鄆邾滅須句滅郟而其後皆爲魯所吞併最後以邾子益來幾亡邾矣賴吳越而得復中間仗桓文之霸扶持綿延二百餘年迭相攻伐而斯民之塗炭亦甚矣蓋嘗綜其始終而論之魯邾莒之事終春秋之世凡三變何則魯立國于兗州之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偏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于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陵邾而畏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至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即再盟洮向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

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莒差遠邾弱而莒差強故也至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鄆而爭鄆之禍起襄四年魯請屬鄆而莒劍滅鄆而爭鄆之禍又起當其時晉悼興霸羣侯方屏息聽命魯以禮義之國兢兢焉軌於法度罔敢陵虐弱小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橫十年之間莒四伐我而邾再伐我魯凡十六年不伐邾反爲脩平以講好蓋邾莒倚齊以軋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是時晉方以楚鄭爲事無暇理邾莒蓋倚人立國彊弱隨時理固然也至昭之元年而莒有亂季孫以大盜竊國取鄆不已旋而取鄆取鄆不已旋而取邾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衰之世無歲不與邾爲難竟俘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禍至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于魯而得終春秋之世不

亡者以大園林立環視而莫敢先動然其民之死于戰爭已不可勝數故欲復周初方伯連帥興師討伐之制不若易後世郡縣寓內守令迭更之制雖有殘暴不軌爲生民害者馳一尺符則虐綖頓息孰與夫興師討罪有抗拒之禍甲兵之慘哉春秋列國之事可前鑒矣輯春秋魯邾莒交兵表第三十六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卷三十六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邑受業弟 遷于喬 參

邾

李氏廉曰春秋內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

隱元年三月 隱七年秋公桓八年秋伐桓十五年邾桓十七年二月 公及邾儀父 伐邾 邾 人牟人葛人 月丙午公會

盟于蔑 來朝 邾儀父盟于

左傳為宋討也 胡傳宋先取邾田故 孫氏復曰不出主名 微者也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 邾人入其郭魯與儀 高氏闕曰桓自弒立 黃氏震曰旅朝諸侯 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父則元年盟于蔑矣 恃其強惡以陵小國 朝天子之禮故貶稱

邾何罪可聲特託為小國皆畏而從之故人
紀鄒鄧殺滕杞或朝邾朝魯一
張氏洽曰苟欲悅宋或會惟邾恃舊好而
不顧玉是始伐之
趙氏應乘曰儀父蓋
知義者也雖有遷干
乘之心則卽位三月
而卽來盟桓有弑逆
之惡則定位八年而
猶不至桓公憤其然
故無故而伐之然邾
終不肯卽至直至十
五年因牟葛之來不
得已而與之俱朝
魯伐邾二

秋八月及宋 閔二年夫人 僖元年公敗僖二十一年 僖二十二年

人衛人伐邾 姜氏孫于邾 邾師于偃 冬公伐邾 春公伐邾取

左傳宋志也
汪氏克寬曰隱桓皆
閔公哀姜與知之成
胡傳八月禮之會公
左傳須句風姓也夏
邾人誠須句須子
須句

左傳尋茂之盟也
家氏鈺翁曰隱公立
之始年卽為茂之盟
至桓公十有七年始
復為此盟蓋魯國之
君儀父惡而遠之八
年為魯所伐十五年
乃與牟葛俱朝猶曰
尋茂之盟儀父之不
苟有所附可見
汪氏克寬曰下書伐
邾則離盟不待貶而
惡自見
魯盟邾二

盟邾而背盟皆以未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師于偃直書其事而來奔成風爲之言于左傳反其君焉禮也

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奔莒乃入立之哀姜義自見者也高氏闕曰歸其君使爲我附庸也爲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心無所適主尙足貴孫于邾齊人取而殺高氏闕曰邾受姜氏魯伐邾五張氏洽曰僖公春與以俱適邾者以莊閔乃既會而敗其師非庸則是我取之也

齊邾盟既而皆背之兩世邾魯未嘗交兵禮也魯伐邾六張氏洽曰僖公春與以俱適邾者以莊閔乃既會而敗其師非崇明祀保小寡之公

之內蓋其爲人瀆信託庇也邾既受僖公秦隱桓之世邾魯有而好亂不仁而佳兵則不宜復受姜氏所怨背盟在魯由莊訖故無以服邾而致升

宜其不踰年卽見殺以逢僖之怒而明年閔三十餘年纒好息隱之寇魯伐邾六

于齊也即有偃之役民舊怨釋矣僖甫卽位乃以邾受姜氏之

魯伐邾三故非欺其師付大國之盟結小國之怨終

僖之世兵連禍結升臣之敗僖公其自取

秋八月丁未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文七年春公三月甲戌取

及邾人戰于夏公伐邾取師伐邾伐邾須句

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六魯邾莒交兵二陝西求友齋

升陘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左傳以報升陘之役而後公卑邾不設備薛氏季宣曰升陘之今晉文方浸秦狄內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役十歲矣邾未始侵訂故君臣開有事而曰私其母家猶假託師敗績邾人獲公曹

其邑秋公子遂又伐家氏鉉翁曰齊桓之喪貪土地而舍通逃

孫氏復曰惡再取也

懸諸魚門

案隱桓嘗伐邾邾未之無名甚矣

晉敢報怨今以須句趙氏鵬飛曰僖公在

以伐邾歲至于再今魯伐邾九

其罪益甚

故而大挫魯師則以位三十三年敗邾者晉文方浸秦晉交兵前日之所爭者虛禮三親伐邾取邾邑者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而今日之所爭者土地也觀此則僖公之取須句非有崇祀保寡之公心直貪其土地而已矣

屈于魯故魯必欲服

多事而侵陵小國

魯伐邾七

杜註僖公反其君之禮也

邾伐魯一

邾終不服也

魯伐邾七

魯伐邾八

魯伐邾九

魯伐邾九

杜註僖公反其君之禮也

宣十四年邾宣元年秋邾宣十年公孫成六年邾子成十八年邾

人伐我南鄙子來朝

歸父帥師伐來朝

子來朝

遂城郛

杜註備邾難

汪氏克寬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心有懼焉故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

左傳宣文公子為非禮也

杜註僖公反其君之禮也

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孫復曰惡再取也

使為守須句大夫

孫氏復曰惡再取也

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後其地復入于邾

叔彭生帥師

黃氏仲炎曰邾自僭文之世嘗與魯抗今

邾取繹

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左傳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伐邾

宣塞立而反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邾魯有隙宣公篡立

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

邾朝魯三

邾朝魯四

趙氏鵬飛曰僖公之世疾于邾也深矣文公復脩舊怨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又城郟

是固宣公之立而求以備之然十三年遂成焉故來朝

汪氏克寬曰宣公之不振而強齊爲之援耳如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益盡觀下

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返而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

魯伐邾十一

則魯之爲魯可知矣

邾伐魯二
魯伐邾十

襄元年邾子

襄四年冬滅

襄六年冬叔

襄十五年秋

襄十六年晉

來朝

季氏本日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朝以賀之邾朝魯五

紇侵邾敗于

孫豹如邾

邾人伐我南人執莒子邾

狐貍

不見經

左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鄙

子以歸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左傳以我故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邾臧紇救邾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鬻魯于是乎

高氏閻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貍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左傳以我故

始壘

李氏廉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節

王氏貫道曰邾屬于齊而黨于莒齊莒來

案是年冬公如晉聽政請屬邾故邾莒伐邾而臧紇救之遂致敗劔也魯為邾敗而

案自入春秋以來魯屢伐邾邾曾不敢報案自六年莒人滅邾

伐故邾亦效尤

明年戚之會魯與邾莒皆與不聞與師報

邾至此大受挫刺案晉人之來討也遂不

魯懲屬邾之言而懼

怨者以晉悼之伯方盛不敢梗盟會而擅

反為之納職而脩好敢請兵以討邾莒而

以楚鄧為事十年之

相征伐又不請于晉

之嚴明不敢背盟侵

邾莒咸在列噤不敢

以討邾莒者以纒於

伐又不敢明言其故

邾莒咸在列噤不敢

是月請屬邾旋以節

請兵伐邾故諱言其

發聲莒于是大肆猖

之故而為邾敗漸其

取而更與講和以匪

微凡四侵東鄙而邾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言之不售而羞見晉

其速使若今日之脩

亦效尤鋒起則脩魯

君臣故且隱忍諱之聘為報元年之來朝之大弱為之招也回
不告敗魯史不載故中閭若無狐貍之事視僖文之世屢加殘
經亦莫得而書也觀者知此則知經文所暴而不知止者不較
明年夏穆叔覲鄆大以不書之故矣謂夫若爾轍乎
子于晉以成屬鄆藉子削之者亥也

邾伐魯四

使告狐貍之敗何以又繫此年襄公甫十
能屬鄆子旋即以屬歲季孫行父卒而仲
鄆為不利使鄆大夫孫茂為政專務睦鄰
聽命于會又明年而故多通使列國不獨
鄆即為莒所滅晉人一邾也蓋前日之搆
之來討邾莒之爭屬怨行父主之此日之
皆以屬鄆之故一時僭平茂主之孟孫賢
可謂掩耳盜鈴之計者以解仇釋怨繼好
息民為事惜乎其為
邾敗魯三

政不久甫三年而即
及叔孫約約三年而
即及季孫宿至襄十
二年而遂有入邾之
役矣使獻子常執政
何至與邾莒交兵無
已哉

襄十七年 邾 襄十九年 諸 襄二十年 仲 襄二十一年 襄 二十三年

人伐我南鄙 侯盟祝柯 晉 孫速帥師伐邾 庶其以漆 夏邾界我來

左傳為齊故也

高氏闕曰邾之先君

以伐魯為晉所執今

嗣子在襄而復興師

伐魯者振晉而從齊

齊人使之節先君之

怨也此祝柯之會所

以復執也

案文宣之世魯屢伐

邾而邾數朝魯自襄

四年以後魯未嘗報

怨而邾屢來伐此其

故何也前此魯與齊

合而邾畏齊今邾與

齊比而魯所持者晉

晉遠不若齊之近也

故雖執邾莒之君而

猶未止

人執邾子取邾

邾田自澗水

左傳以其伐我故遂

次于澗上疆我田取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閔丕來奔 奔

左傳邾人驟至以請

侯之事弗能報也秋

姊妻之樂是時公在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晉季孫受之

案自四年以後魯凡

趙氏鵬飛曰大夫來

十六年不伐邾而邾

奔者有矣而邾為

數伐魯至齊平陰敗

多聖人不足以而略

後邾失所恃魯復禮

之者蓋邾本魯之附

庸自受王命不服于

庶其昇我招繼受叛

魯魯蓋憾之庸于邾

人之奔踰踏如前日

者屢矣及其末年邾

嘗新于晉魯又畏晉

宋氏鉉系曰魯受侯

其二邑復納其案

納邾叛二

又案邾莒之恃齊以

而不欲顯疾于邾特

陵魯一也邾再伐而

陰誘其臣而叛之故

莒至四伐魯又俱受

來奔者四竊邑來者

盟于澗淵乃一年之

二魯實利之也室室

內盟莒而伐邾何報

大國為通逃主以登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邾伐魯五

施頌異哉則以邾會受叛人其惡著矣
為附庸故耳
魯伐邾十二
納邾叛一

冬十月乙亥襄二十八年昭十一年仲昭十三年同昭二十三年

臧孫紇出奔春邾子來朝孫纘會邾子盟于平丘邾春武城人取

邾

左傳時事也
高氏閔曰邾自晉執

盟于祿禚

人莒人愬于邾師邾人愬

案一年之內邾魯交其君魯取其田益微
納叛人報施之道也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邾朝魯六

汪氏克寬曰自邾倚
齊靈屢致兵于魯魯
藉晉伯之力誤梁祝
柯兩執邾子又取其
田既而魯納庶其界
我之弃邾受紇乾之

晉公不與盟于晉晉人執
晉人執季孫我行人叔孫

奔仇隱益深至同盟
重工齊晉既睦襄二
十八年邾君來朝昭
元年魯會悼公之葬
是以此盟嚴祥以備
好也

意如以歸
媾

謂傳魯已與邾通好左傳邾人城翼邊自
亦不朝夕伐當而鄆雖姑武城人塞其前
徒信邾萬之惡曰我邾師過乃推而慶之
之不共魯故之以遂遂取邾師邾人愬于
魯魯君而執意如則晉晉人來討叔孫媾

媾

媾

魯盟邾三

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如晉晉人執之明年其無君臣之義也何二月乃歸叔孫得為伯討乎魯取邾師一

昭二十七年昭三十一年定三年仲孫定十四年邾定十五年春

邾快來奔邾黑肱以濫何忌及邾子子來會公正月邾子來

高氏閔曰快亦三叛人之黨

來奔

盟于拔

杜註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朝

家氏鉉翁曰快賤者左傳賤而書名重地宜不足錄春秋錄之故也而無所遺誅意如之納邾叛四無君也

納邾叛三

左傳脩邾好也汪氏克寬曰魯以大

夫而盟邾君素君臣之分也邾隱公文襄親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魯盟邾四

汪氏克寬曰邾隱公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邾勃魯七

夏邾子來奔冬城漆

喪

杜註漆庶其邑張氏洽曰謀伐邾也

哀元年仲孫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斯叔孫州仇

趙氏鵬飛曰：邾自昭案夏奔喪而冬，則謀公之世為魯所虐定，伐邾其死先君亦亟。公為拔之盟於其世，夷定公在位十五年，不犯于邾，邾人德之。諸大夫絕不敢伐邾，故來會。來朝今又忘身死，甫六月而旋，則盟疆場，幽謐未嘗以。其卑屈而奔喪于禮，城邾邑則定公猶能。雖非而其情則惻矣。整飭其下，不至如昭。

哀之孱懦矣
魯城邾邑一

邾

趙氏鵬飛曰：定公之世，邾為厚自投之。盟疆場，幽謐未嘗以一兵相遺，邾亦專魯。于魯定公之計，倒履而奔喪，然邾誓之好，實出定公之志。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先君撫之厚，而邾何慮之速哉！此非公意也。

家氏鉉翁曰：邾子奔喪，咸死者以感動生者，冀其不為侵暴。有官幾何日，何思以兵伐之？自是三蒙更將，迭出劫無虛歲。

仲孫何忌帥師師城啟陽

師伐邾取漵

東田及沂西

田癸巳叔孫

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

鼓樂三人伐而二人

盟各盟其所得也

獨無獨蓋季氏固分

有其二昭公伐意如而叔孫氏救之陽虎因桓子而孟孫氏救之故以所得歸二家

李氏本曰：啟陽為邾所滅之鄙，固其地在邾東鄙而近于費。魯既取邾，東沂西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

觀此則知季孫前歲不盟之故矣
魯城邾邑二

邾氏敬曰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圖邾

魯伐邾十四

魯盟邾五

冬十月叔孫哀六年春城冬仲孫何忌哀七年公伐哀八年春吳

州仇仲孫何邾瑕帥師伐邾邾八月己酉伐我

忌帥師圍邾入邾以邾子

李氏廉曰來會來朝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以來四用兵于邾矣趙氏訪曰隱桓之世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來齊喪猶不免伐取之也聖人因其城而魯伐邾十五益來

郭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以邾子益瑕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于經耳魯城邾邑三

其曲在魯以衆暴寡大夫諫不聽遂入邾也襄之初年其曲在邾其公官衆師暨掠邾邾恃齊也其後邾邾衆保于繹以邾子日削而其臣多叛齊益來獻于奄社邾茅亦日衰邾雖自阜以勇鴻請救于吳事魯而三家伐邾不魯伐邾十六已則結在魯臣非君是時邾竟滅矣使

之故而魯亦非昔日非齊吳之故邾將遂
之魯矣
為季氏私邑茅夷鴻
之功當不在申句符

夏齊人取讎歸邾子益于哀二十七年

及闞邾 越子使后庸 來聘且言邾 田封于駘上

家氏鉉翁曰公穀以左傳齊侯使如吳請
齊為邾故左氏則以師將以伐我乃歸邾
季康未歸故當從二子
傳蓋齊取二邑要魯胡氏銓曰吳失懼齊
以存邾爾
而歸之也
黃氏仲炎曰魯以不
道肆虐于邾物極必
反于是吳攻其國齊
取其田不勝因辱乃
始歸邾子易所請不
成不懲小人也哉

杜註欲使魯遷邾田
封竟至駘上
案邾之國賴吳而得
存邾之封竟賴越而
復以周公之後而埽
之乃邾反使藉蠻夷
之力可哀也哉

莒

莒與魯爲列國差徧疆非若邾之附庸能卑屈于魯也故始而爭向繼而爭鄆爭郟中間附于齊更愬于晉楚致叔孫見執意如爲囚兵端與春秋相終始共公以後不復見矣

隱二年夏五冬紀子帛莒 隱八年公及桓十二年公桓十六年冬

月莒人入向子盟于密 莒人盟于浮會紀侯莒子城向

案穀梁以向爲我邑左傳魯故也

汪氏克寬謂不書伐杜註子帛紀大夫裂

我則非我邑也愚謂繡字莒魯有怨紀侯

向豈非我邑而莒魯既昏于魯故使大夫

之兵端自此始桓十盟莒以和釋之

六年城向宣四年公杜註密莒邑城陽濇

伐莒取向向實爲禡于縣東北有密鄉在

階故列于莒魯兵爭今山東萊州府昌邑

之首東南十五里

趙氏孟何曰莒雖小

國東夷之雄者也其

爲患不滅于荆吳自

來

左傳成紀好也

杜註二年紀莒盟于

密爲魯故今公尋之四十里

浮來紀邑今山東沂

州府莒州西有浮來

家氏鉉翁曰魯莒有

宋平之怨前此紀爲

平之而魯莒之好猶

宋合也今隱公降心

以平二國之患而莒

盟于曲池

杜註曲池魯地在今

兗州府曲阜縣東北

已邑而其交爭自今

日之城向始故聖人

謹志之

城向一

以援之耳

魯盟莒二

城向

趙氏鵬飛曰向界莒

魯之境上本非莒地

故莒魯交兵互以爲

日之城向始故聖人

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國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婁放恣無忌

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諫而不中禮者也魯盟莒一

莊二十七年 僖元年 公子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六年 文十二年 季

莒慶來逆叔友帥師敗莒 冬十二月公會春正月公會孫行父帥師

姬 師于鄆獲莒 會衛子莒慶 莒子衛甯速 城諸及鄆

汪氏克寬曰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

挈

盟于洮

盟于向

此東鄆也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北鄆城

女妻之又自為之主不君亦甚矣

左傳慶父弑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共仲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杜註向莒邑寰宇記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

是張氏治曰莒魯爭鄆

案隱公以君而盟莒

齊莒乃入之以昭好且及莒平也

杜註莒以元年鄆之

張氏治曰莒魯爭鄆

始于此前此莒未嘗

大夫為婚媾屈體以之乃經冬莒人來求

役怨魯衛文公將平

趙氏鸞飛曰洮之會

衛意也衛平莒魯而

與魯有爭且未嘗有

求媾異乎其待邾矣

賂公子友敗諸鄆獲之未及而卒故成公

衛意也衛平莒魯而

與魯有爭且未嘗有

已不親之何以必信

陳氏偽良曰莒慶仇

莒子之弟罕

追成父志

于人故驢在苦塊而

城二邑以啟爭端魯

為強國入向取杞牟

公時文姜嘗再如莒

季之後未嘗邇于魯

必親至莒之于魯其

宮之讎自此始

婁納公子慶父吾君

放恣淫佚晉人不問

其怨深矣衛成維立

怨舊矣一旦復通于

黃氏仲炎曰城其國

春秋大事表

卷二十一

魯莒交兵

陝西求友齋

特會外大夫自浮來
之盟始以是知慶之
兼仇也

故慶父藉爲通逃主
及莒人以貽歸之得
正國典明年復來求
賂魯人敗之前此魯
嘗媚莒至此乃一交
兵

斬然在衰疑之中爲魯慮有不測故先以己宜無待于帥師而
會以平之其心亦聖大夫聽命而測魯之郭莒邑也慮莒必爭
人之所計然平莒而情也今向之盟莒意故須將兵以行
莒子不至以慶如會也莒知魯肯平乎已黃氏震曰二邑近魯
何益于平蓋此時莒今將與魯爲會而已而介于莒他年宿仇
疑魯之不肯平故權不躬行非所以爲平莒取聊叔弓疆其田
以大夫聽命則此盟故莒子必親至而衛費于是如大
猶未成也至明年向弟使大夫與歌而已案魯自隱桓莊三世
之會而乃成矣故聖人兩無貶辭皆周體于莒至僖之
汪氏克寬曰莒慶魯吳氏澂曰從盟莒于元年一交共旋創比
之墻因衛成公爲平不親至僖公必欲與年兩會以弭其隙魯
于二國遂來會盟君莒子盟故復爲此會人待莒可爲至矣而
盟大夫自浮來而已察自十二月至正月季孫忽以封殖費邑
然矣僖公兩屆君駕先盟之故造費于莒遂終
魯盟莒三
其屬意就莒王矣
城郟二

宣四年公及宣十一年公襄四年邾人襄八年莒人襄十年秋莒
齊侯平莒及孫歸父會齊莒人伐郟滅伐我東郟人伐我東郟

邾莒人不肯人伐莒

統救邾

不見

左傳以驪邾田高氏閔曰邾田接于也

左傳聞諸侯之有事

公伐莒取向

趙氏鵬飛曰齊魯平莒邾之怨莒人不肯

案是年冬公如晉請魯而驪界不明故與汪氏克寬曰莒屢同兵伐魯以正之邾遂

趙氏鵬飛曰向在莒

公伐莒取向而查未

伐邾滅統救邾侵邾屬于莒矣

魯之聞隱二年莒人

有所獲芟亦加兵于

敗于狐駘至六年莒

又向向遂滅地屬于

莒魯亦總兵而會伐

人遂滅邾八年以驪

甚至是為魯所取莒

欲後取邑以與齊

邾田伐魯東邾此又

家氏鉉翁曰魯之與

邾取驪此年會齊伐

為莒魯交兵之始

莒積不相下徒換齊

邾皆歸父為國生患

及晉方慮楚故也

人之威力而要莒以

莒皆歸父為國生患

案四年公如晉請驪

必從其不肯宜矣邾

求多于小國書之所

不惟得魯之援而且

以兵加莒而取其邑

以誅也

有大國之命且五年

無道甚矣

魯加兵于莒三

魯自知力不能庇邾

案邾為沂州府郯城

縣莒為沂州府莒州

使邾大夫聽命于會

本鄰近以疆場啟怨

邾加兵于莒二

則儼託庇于晉矣乃

取向三

不敢爭且不敢請于

晉以討莒魯何畏莒

取向三

之甚且晉以亡邾故

討魯致季武子如晉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取向三

謝亡邾而不聞帥諸

兵于魯其無忌憚亦

陝西求友齋

春秋左傳卷之六

襄十二年莒季孫宿帥師襄十四年莒襄十六年晉襄二十年仲

人伐我東鄙救台遂入郟人侵我東鄙人執莒子邾孫速會莒人

圍台子以歸盟于向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杜註報入郟入郟取其鐘以為公趙氏鵬飛曰季孫宿入郟非兵首也而莒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

高氏閔曰莒人開歲盤伐我公五與莒子會高氏閔曰文十二年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公莒犁比公

侯討莒者何莒莒之

侯且楚總莒人之怨

而欲以叔孫為戮晉

聽莒人之怨而平王

辭魯不盟莒自滅節

以後晉之征伐會盟

無不與若不知其有

莒鄙之事者又當悼

公嚴明之世何刻于

魯而寬于莒也此皆

事之不可解者

莒加兵于魯一

子以歸

盟于向

左傳春及莒平督揚

之盟故也

杜註莒數伐魯前年

諸侯盟督揚以和解

見伐不已則魯弱可

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年

魯訴于晉晉人執

子以歸

公莒犁比公

諸侯盟督揚以和解

見伐不已則魯弱可

知矣

莒加兵于魯二

復取之

魯加兵于莒四

入鄆四

而釋之然後少懷二
十年為向之盟而魯

始為東鄆之患

莒加兵于魯四

之故二國復自共盟
結其好

高氏閔曰向本莒邑

宣四年取之者也自

是十五年不交兵

魯盟莒五

昭元年三月

秋叔弓帥師

昭四年九月

昭五年夏莒

秋七月戊辰

取鄆

疆鄆田

取鄆

牟夷以牟婁

叔弓帥師敗

左傳晉楚會于箴尋

左傳因莒亂也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

宋之盟也季武子伐

王氏祿曰魯因莒亂

正公立而不撫鄆鄆

莒取鄆莒人告于會

出不意而取得之為

叛而來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易今欲固其所得則

黃氏仲炎曰春秋國

退而魯伐莒潰齊盟

莒人必來爭故遣卿

言誠邑言取鄆本國

請戮其使趙孟請諸

帥師而疆之

也自襄六年凡滅于

楚曰莒魯爭鄆為日

任氏公輔曰帥師疆

莒遂為莒邑玉是魯

久矣苟無大害于其

之豈獨有虞于莒雖

乘莒亂而有之故曰

社稷可無尤也封疆

鄆民亦不服所以必

取

左傳時公在晉而季

孫受之欲陷其君也

之制何國茂有吳濞

欲帥師也

取鄆七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

顧伯討以成君禍

有豐楚之執事豈其

案文十二年季孫行

取

人欲止公范獻子請

魯加兵于莒五

賴盟莒之疆事楚勿

交帥師城鄆後復為

取

人欲止公范獻子請

魯加兵于莒五

春秋大事表

卷二十一

魯邾莒交兵

十

陝西求友齋

與知不亦可乎固請

宮所取成九年楚子重圍莒入郟此時郟

家氏鉉翁曰不書伐

蓋屬莒也至此年羅

莒爲魯諱亦以貶也

郟田則與莒人分明

昭公新立豈勿爲此

疆界莒甘心讓與魯

皆季氏所爲覆盞故

矣訴與晉楚大國而

不入郟之時欲取未

俱不之聞自知其力

得至是取之

不能爭無可奈何由

季氏廉曰若書伐莒

是郟長爲魯有郟二

則是以討賊于魯也

十五年齊侯取郟以

不書伐而書取直收

居公郟此

奪而已矣

經郟六

愚謂正月會城而三

月書取郟中無異事

季孫之危國事而此

同列欲致叔孫于死

皆可概見

取郟五

昭六年季孫昭十年季孫昭十二年夏昭十三年秋昭二十三年

宿如晉拜莒意如叔弓仲公如晉至河晉合諸侯于秋七月莒子

歸之而以師討焉是時季氏通于范池之言非爲公乃爲季也恐益重季氏之罪爾然正月如晉秋七月乃歸危亦甚矣納叛邑入

田

杜註謝前年受車夷邑不見討

高氏曰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者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孫纓帥師伐乃復

莒

左傳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杜註取郟不誓公見討于平且魯諱之采是時莒益弱矣國內有亂而季氏方與晉大夫比雖取邑納郟而不討所以魯益無忌憚

平且邾人莒庚與來奔

人愬于晉

侯不見公執

季孫意如以

歸

左傳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季氏本曰庚與之奔國人逐之善弔去疾

之喪故以魯為託而奔

案自此以後莒魯交爭之事不見于經傳

二十五年昭公孫二

十六年莒邾從齊與

于郟陵謀納公蓋明知兵端始于季孫而無忍于公矣

平終使真謂由晉亦失其政而邾遂以同惡相庇故也

春秋魯邾莒交兵表卷三十六終

春秋

卷三十六 魯邾莒交兵

七

陝西求友齋

陝西求友齋校字

平江津人

春秋宋鄭交兵表敘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虢檜之地地既偏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鬪爭乃吾統觀春秋宋鄭之故而知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伯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凡四十九交戰然其局凡三變蓋當初年晉楚未興齊亦僻處東服其時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衛而鄭莊以善用兵常結援于齊而藉其力繼又結魯宋合衛陳蔡以搢之而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責賂而讎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當是時魯桓衛惠鄭厲宋莊俱負篡弑大惡號稱四凶相與逐利棄信結黨崇奸競用干戈朝盟夕改生民之塗炭極矣此春秋之一大變也至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爭伯一戰而軍敗身傷晉

文襄起而兵爭又息當是時宋鄭之君俱共玉帛以從容于壇坫之上閒一用兵不過帥敝賦以從大國之後無兩君對壘朝勝夕負報復無己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于人國矣迨晉悼嗣伯其事乃與桓文少異晉合天下之力以爭鄭鄭患楚之數來屢盟屢叛故惡于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疲于奔命而不敢與晉爭而後乃固與晉時交戰尤數十年凡十三戰此宋鄭之事之又一變也蕭魚以後悼公及平公之初海內嬉恬至向戍弭兵宋鄭更僕僕于晉楚之廷民不苦于戰鬪而苦于供億兩國息于兵戎者六十八年而陳蔡卒坐受楚滅其事得失又相半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齊景欲圖伯而不終宋景乃率其祖之故智伐邾滅曹妄意爭伯與鄭以隙地啟釁驟興兵革卒至彼此交取師全軍覆歿得不償

失此又宋鄭之事之一大變春秋將夷而爲戰國矣統計伯功之始終始于齊桓之北杏訖于晉昭之平丘首尾凡百四十有八年每當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于列國戰爭不悉書獨于兩國自隱桓至定哀凡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其地踞中原闢于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爲盛衰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爲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而更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乎余故撮略其事輯宋鄭交兵表第三十七

春秋宋鄭交兵表卷三十七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金匱受業程開基祖望 參

隱四年夏宋秋暈帥師會隱五年九月冬宋人伐鄭隱六年冬宋

公陳侯蔡人宋公陳侯蔡邾人鄭人伐圍長葛 人取長葛

衛人伐鄭 人衛人伐鄭宋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欲納之及衛州吁之羽父固請而行諸國于宋轍邑為道鄭立欲求龜于諸侯使役之師敗鄭徒兵取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告于宋曰君伐鄭以其不而還

除若害轍邑以賦與宋此服虔謂即位之役

陳蔡從于是宋公陳再戰也宋鄭交兵二案此服虔謂即位之

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案左傳宋殤公立十

四戰也第三戰謂取邾田係宋鄭交兵與鄭無與宋鄭交兵三

案此服虔謂即位之

年十一戰服虔謂葛公以隱四年即位此即位之第一戰也宋鄭交兵一

隱九年傳鄭隱十年夏翬秋宋人衛八宋人蔡人衛傳九月戊寅

人以王命來帥師會齊人又鄭人伐戴鄭伯鄭伯入宋

告伐宋冬公鄭人伐宋六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乘虛入鄭伐取之左傳蔡人從宋衛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杜註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伯合圍之

會齊侯于防月壬戌公敗案此服虔謂即位之戰也宋鄭交兵九

謀伐宋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左傳庚午鄭師入郕六戰也然其傳文鄭人來告伐宋冬公會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齊謀伐宋向未實有其事如何成爲一戰七戰也宋鄭交兵六而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與前年之圍自是兩事服反不列此似宋師于營案此服虔謂即位之戰也宋鄭交兵七

案此服虔謂即位之左傳庚午鄭師入郕六戰也然其傳文鄭人來告伐宋冬公會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齊謀伐宋向未實有

其事如何成爲一戰七戰也宋鄭交兵六而六年冬宋人取長

葛與前年之圍自是

兩事服反不列此似

未嘗

隱十一年傳桓二年三月桓十二年十桓十四年冬桓十五年冬

冬十月鄭伯公會齊侯陳有二月及鄭十有二月宋十有一月公

以號師伐宋侯鄭伯于稷師伐宋丁未人以齊人蔡會宋公衛侯

壬戌大敗宋以成宋亂戰于宋人衛人陳人陳侯于袤伐

師

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左傳宋執鄭祭仲使十一戰太宰督因民納厲公亦執厲公而

伐鄭

鄭

宋不告命故不書案此服虔謂即位之

之不堪命弑殤公召宋賂厲公立宋多責公于馮于鄭而立之賂于鄭公為之二盟宋門入及大途伐東公謀殺祭仲不克出

十一戰也宋鄭交兵

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四會以平鄭宋宋公取牛首

公齊陳鄭皆有賂辭平公遂與鄭盟于

仁氏預日告伐而不冬會于袤謀伐鄭將

案十年十一戰正義武父同伐宋引服虔說只有取邾案是時宋鄭息兵已

百人取故不書納厲公弗克而還案十二年十四年之

田非是其餘皆宋鄭十年至是以多責賂

不得國今至見伐而交伐宋與鄭突已成

交兵事也至立莊公之故鄭突遂背恩而

以色以為恥故第以仇矣今復助突而伐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魯以伐宋足見宋

略復與兵

無恩也

李氏廉曰宋莊本以賂魯鄭得立今賈賂

于鄭是以己之前日望鄭春秋書郟鼎之

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宋之戰以

見宋魯鄭之交以賂離

鄭伐宋一

桓十六年夏莊十五年秋莊十六年夏僖六年夏公僖二十二年

四月公會宋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會齊侯宋公夏宋公衛侯

公衛侯陳侯人伐鄭陳侯衛侯曹許男滕子伐

蔡侯伐鄭伯伐鄭圍新鄭

程子曰夾善結諸侯之師于宋又背是年魯齊桓為宋伐鄭蓋

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之盟蓋欲以嘗試之驕也故鄭厲雖偪伯令倖得免罪也而強亦聽命

劉氏敏曰伐鄭以納齊即與諸侯伐之仍宋伐鄭一

左傳以其進首止之盟故也

左傳鄭伯如楚夏來公伐鄭冬十一月楚人伐宋以救鄭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

為仇今日之功突翼後之傾國以償也故復忘仇而盡力然為

之左右判合者魯桓一人而已厥後諸侯

伐鄭無功直至莊十四年突自以兵力乃

入則以魯桓既死無人為刺合故耳

宋伐鄭二

突不審病不與其納使宋自主兵故明年也

秦前日之伐突與今自是訖齊桓之世宋日之助突蔡衛陳皆鄭之兵爭息矣

與何倏合倏離若是鄭侵宋一

三國惟宋是聽而宋

馮惟利是圖獨魯桓

始終無異心蓋桓與

鄭屬同惡相濟而材

力又足相埒且欲邀

其援紀而反乃父之

所爲也故甘爲之盡

死力而不辭遠魯桓

死而伐鄭之師亦不

復舉矣

宋伐鄭三

秦齊桓未伯以前鄭

厲宋莊之世交兵凡

四

宋從齊伐鄭二齊桓自莊十六年至此

凡二十有一年宋鄭未嘗以私怨交一矢

從伯令則齊桓之績

偉矣洎齊桓歿宋襄

嗣伯鄭料其不能抗

楚如楚往朝宋不量

力而遽伐鄭致橫挑

強楚軍敗身傷此宋

自取釁非鄭之罪也

宋伐鄭一

僖二十七年 文十七年春 宣元年秋 楚宋公陳侯衛冬 晉人宋人

冬楚人陳侯晉人衛人陳子鄭人侵宋侯曹伯會晉伐鄭

蔡侯鄭伯許人鄭人伐宋師于棗林伐

男圍宋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及諸侯伐宋曰何故又會諸侯于尾將焉

鄭

左傳楚為賈救鄭遇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氣不能進而自責乃勞師以進宋之復怨死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哉

案自宋襄敗衄以後天下諸侯靡然從楚魯及曹衛且然鄭不足責矣

左傳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鄭未嘗交兵師此年子侵宋鄭之伐宋亦從伯商鄭從楚侵宋二

宋會晉伐鄭一

自僖十七年齊侯小討弑君之賊非以私怨也則文襄之釁仲晉取賂而還則此舉

來從晉伐鄭二

文踐土之盟中開隔于齊桓矣而此時晉從楚侵宋楚必以討靈幼弱趙盾專政實弑君為名自是楚直

師以進宋之復怨死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哉

脂而立宋文致鄭驪而晉曲楚強而晉弱公以晉為不足與而宋鄭之兵爭無已

從楚則此舉實為無義

首由是宋鄭之兵爭復起

鄭從晉伐宋一

鄭從晉伐宋一

復起

鄭從晉伐宋一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宣十年六月成三年春王成十年五月

二月壬子宋衛人陳人侵晉人宋人衛正月公會晉公會晉侯齊

華元帥師及鄭人曹人伐鄭侯宋公衛侯侯宋公衛侯

鄭公子歸生左傳趙盾及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曹伯伐鄭左傳諸侯伐鄭討鄭曹伯伐鄭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

帥師戰于大棘楚者以晉為中夏有鄭敗諸工與

棘宋師敗績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夾華元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樂呂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案自伯統既與以後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宋鄭交兵俱從晉楚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無兩國自台戰者或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迫于強令而非其意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或不得已而乞師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宋從晉侵鄭三鄭移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宋鄭交兵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欽靈公此行實無意陝西求友齋欽靈公此行實無意

國以免滅亡今宋鄭宋文之世宋鄭交兵
為敵國乃公然受楚凡六

命伐宋兩軍對壘至
蹶其主將歸之罪亦
重矣然所以然者由
宋負弑君之罪鄭以
討賊為名故鄭卒勝
而宋卒敗爾
鄭伐宋三

成十六年夏成十七年夏冬公會單子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

四月鄭公子公會尹子單晉侯宋公衛楚子鄭伯伐宋

喜帥師侵宋子晉侯齊侯侯曹伯齊人宋宋魚石復

宋公衛侯曹邾人伐鄭入于彭城

伯邾人伐鄭

是年晉敗楚于鄢陵宋從晉伐鄭四

厲三假王命以討之
辰侵城郟取幽其同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
伐宋宋華元如晉告
急
鄭從楚侵宋二

左傳鄭伯侵宋及曹
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宋從晉伐鄭五

時鄭成公以楚王集

矢之故墜從楚故晉

取朝邾楚子辛鄭皇

鄭子罕伐宋

鄭伐宋一

左傳楚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叛晉

而不服成十六年秋伐彭城納五大夫以
伐鄭朱衛以後至故三百乘戍之而還
不書
鄭從楚伐宋一
晉景厲之世宋鄭交是年晉悼公立
兵凡六

襄元年傳秋襄二年春王六月晉師宋襄九年冬公襄十年夏楚

楚子辛救鄭正月鄭師伐師衛甯殖侵會晉侯宋公公子貞鄭公

侵宋呂留鄭宋

鄭衛侯曹伯莒孫轍帥師伐

子然侵宋取

左傳楚令也
鄭伐宋四

子邾子滕子宋

犬丑

左傳請大夫欲從晉
子邾曰官命未改
宋從晉侵鄭一

薛伯杞伯小

高氏閔曰以宋公受
偪陽故也

邾子齊世子

鄭從楚伐宋五

鄭從楚侵宋三

光伐鄭

左傳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敵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親以逆來者于我

宋病楚不能矣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宋從晉伐鄭二

秋七月楚子

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

伐宋 趙氏鵬飛曰鄭自子

駢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之盟毫城

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邊之不置耳悼公

知楚之遠于鄭故應會于蕭魚

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

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

晉悼三駕之三

宋從晉伐鄭六 宋自成十八年至此

秋公會晉侯襄

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晉悼三駕之一

宋從晉伐鄭三

襄十一年夏

公會晉侯宋

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口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

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

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

同盟于毫城北

晉悼三駕之二

秋七月楚子

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

伐宋 趙氏鵬飛曰鄭自子

駢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之盟毫城

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邊之不置耳悼公

知楚之遠于鄭故應會于蕭魚

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

鄭侵宋六
宋侵鄭四

定十五年鄭哀七年春宋宋人圍曹冬哀九年春宋秋宋公伐鄭

罕達帥師伐皇瑗帥師侵鄭駟弘帥師皇瑗帥師取

宋鄭救曹鄭師于雍丘

左傳敗宋師于老丘張氏治曰老丘之役左傳鄭師救曹侵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還向巢又伐卒至十三

杜氏預曰宋公子地宋鄭始因隙地以起鄭侵宋二舍壘合鄭師哭子姚年鄭人復取宋師然

欲取地以處之以逞其殺人之志宋取鄭師于雍丘自取之也

李氏廉曰自罕達伐宋侵鄭一宋取鄭師二李氏廉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

宋之後有哀七年皇案此時天下無伯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國對壘兵連禍結報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復無已應桓之世于多矣春秋之末特書

亦置而不問而鄭亦凡十二年宋鄭交兵決于事晉而犯宋以其十三兵爭之數未致晉師藉諸侯之兵有甚于此時者也蕭魚之後鄭服晉楚不敢爭宋鄭之兵爭息矣

秋宋公伐鄭

汪氏克寬曰鄭雖不義宋獲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

年備師再伐十二年

年備師再伐十二年

十三年卒達取于岳
之師而後已正與隱
公初年公子馮之事
相類

案自襄十一年蕭魚
之會至此凡六十八
年悼公之世至平公
初年宋鄭俱列在盟
會至向戌弭兵宋鄭
俱侯僕于晉楚之廷
行役繁而兵爭息矣
至此乃復以陸地啟
釁如春秋初年時
鄭伐宋一

哀十年夏宋哀十二年秋哀十三年春哀十五年夏

人伐鄭 宋向巢帥師 鄭罕達帥師 鄭伯伐宋

卓氏爾康曰宋景不
自揣量妄圖與伯前

伐鄭

年以曹伯陽歸而齊左傳宋鄭之閒有隙
晉不加討其志益驕地焉曰彌作項立玉

取宋師于岳

續經

左傳宋向魋救其師案定哀之世伯統已
鄭子服使狗曰得桓絕宋鄭交兵凡九恰

鄭伐宋四

取師者二蓋志春秋
之將為戰國而長平
之坑所由來也

且皇瑗又盡仔許取暢岳戈錫子產與宋
之師則視滅鄭不置人為成日勿有是及
入曹之易鄭非弱國宋平元之族自釐奔
豈肯遂為俘虜喪師鄭鄭人為之城岳戈
于岳與雍工之役得錫九月宋向巢伐鄭
失相當兵驕者敗宋取錫殺元公之孫遂
之謂也國岳十二月鄭罕達伐取之惡其誦且惡
宋伐鄭四

宋伐鄭四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宋伐鄭五

與隱桓初年對照

亦平

卷三十一

陝西求友齋校字



PDG

春秋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召誥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言先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
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
家喻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爲其私則雖捐軀赴
刃而民不怨况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斨而詩人作
詩致美至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戍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
存乎其事而不係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
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不志于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
之大者至城郭溝池以爲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黷
武啟釁而防報復或背盟大國而慮見討又况末季權臣擅侵奪

小國以自封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論時不時皆譏臺圍之築耽
細娛而忘國計其失更不待言莊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
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圍蛇淵圍此真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
失之數矣輯春秋城築表第三十八

春秋城築表卷三十八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同邑受業秦 斌季豐 參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城者完舊築者創始經書築者八皆譏也書城二十有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于冬城多曰書時書時無貶乎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何也凡城郭溝池以爲固有國之所務而非有國之先務也不務脩德而第勞民于城築土功之役以爲保邦之要雖以時脩之庸得無譏乎又况如莊公城諸防亟興土功于大饑告糴之後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開魯莒數世之爭而左氏皆曰書時其非聖人之旨明矣或又以爲聖人重用民力雖時亦書然

則十二公宮廟之脩非用民力者乎春秋書世室屋壞新作世室不書成公三年新宮災作新宮亦不書僖公脩泮宮作闕宮亦不書故知凡城之志雖合乎時猶譏而以爲重民力而書城者猶未盡聖人之旨也

城

二十三附說洙

隱七年夏城 隱九年夏城 桓五年夏城 桓十六年冬莊九年冬浚

中

郎

祝

城向

洙

左傳書不時也

左傳書不時也

高氏闕曰祝立是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

左傳書時也

公羊長齊心辭殺子

殺梁城爲保民爲之

許氏翰曰七年城中

紀公欲助紀而畏齊

張氏洽曰洙水在魯

也民衆城小則益城

也民衆城小則益城

而後伐邾

今之八月縱是同月

北齊伐魯之道也魯

益城無極凡城之志

而後伐邾

趙氏鵬飛曰郎通于

以備之

亦今之九月農功未

雖殺子糾猶有畏齊

皆譏也

宋魯將北會齊鄭伐

宋疑宋爲批亢擣虛

舉不可與役

之心故浚而泮之以

范氏甯曰刺公不脩

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備齊師之至書之以

張氏洽曰下有十一

月卽夏正九月亦不

保民以德不以城也

之策故城以備之

見其不能明政刑固

備齊師之至書之以

見其不能明政刑固

孫氏復曰得其時者其惡小葬其時者其惡大

莊二十九年 莊三十二年 文七年 三月

冬城諸及防 春城小穀

遂城部

十二月 季孫月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

范氏甯曰小穀魯地穀梁遂繼事也

時也

人心以端國之本而

家氏鉉翁曰魯比歲

程氏迥曰齊地別有杜氏預曰因伐邾師

彙纂曰劉氏炫應引重因民于無益也

周語之文謂火見土

曰飢而莊公輕用民

穀在濟北非小穀也

功必在建亥之月則

建戌之中必無土功

力不惟城一邑併城

案去年公一歲三築趙氏麟飛曰既伐邾

之理故啖氏助張氏

治皆以為不時指為

二邑故雖時而必書

幸而冬復不雨今春取邑師徒亦微矣又

傳誤其說是也

諸及鄆

吳氏澂曰凡書土功

復與此役其不恤天

孫氏復曰帥師而城

水昏正而棗棗水昏

難時非善之也愈于

獲邾邑不可不備邾

長莒故也邾莒魯所

正乃夏之十月非周

非時者爾其間亟與

矣

雖其亦念兵之勢而爭者

民之疲歟况三月今

杜氏誇曰春秋凡城

土功而亟書之則無

論時不時皆聚也此

之正月以東作之始

築之事皆譏况帥師

周正朔之異也

論時不時皆聚也此

之正月以東作之始

築之事皆譏况帥師

周正朔之異也

周正朔之異也

春秋大事表

卷三十八

城築 城

陝西求友齋

年春甫新延廡于是
又城諸防豈不爲亟
而議之乎

呂氏大圭曰十二公
與力後莫甚于莊公
築館者一築邑者一
築臺者三城邑者二
新延廡者一其不城
一邑不築一國愛民
力而重農事者惟僖
公爾

成四年冬城 成九年冬城 襄七年四月 襄十三年冬 襄十五年夏

鄆

中城

城費

城防

季孫宿叔孫

杜氏預曰公欲叛晉

黃氏震曰中城魯內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

左傳齊侯圍成貳于

故城而爲備
衆魯有東西二鄆文

方氏苞曰穀梁云非

仲昭伯爲驪正欲善

將早城厥武仲請侯

十二年城諸及鄆此

外民易氏譏傲守之

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趙氏鵬飛曰魯有二

爲東鄆近莒之邑莒

微晉非也未有城陸

而役故季氏城費

防此疑近齊之防耳

魯所爭者在今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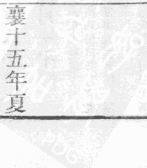
守國而城宮外之城

孫氏復曰季氏四月

魯既事晉而外齊靈

而魯晨時哉

而城乎勞民甚矣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
法城非其時貶城非
其制貶興兵以城尤
在所貶



府沂水縣治東北四者必夫人偁如穉述
十里此年城郭爲西彭閭欲去季孟因恐
郭近晉之邑成十六季孟圖己而陸爲之
年公待于郭卽此今備耳其後沙隨之會
爲曹州府郭城縣昭孟獻子守于公宮則
二十六年齊取之以其故可知矣
居公者時公以不禮案此條左傳以爲書
于晉欲叛晉故城之
以爲僞也

時諸備俱宗其說趙氏匡謂城實摧壞豈得不修陳氏岳謂得時則書以示之高氏閔趙氏屬乘州謂葛以無備楚入郭郭運于魯故懼而爲之備冀冀謂設險有國之所不廢況不虞民時可以無譏愚謂春秋常事不書無有書之以示法者且以爲懼楚而爲備則當脩邊郭不然亦當修外城無有據城中城之理

城所食邑其專可知

有奔師故爲之備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郭
胡氏銓曰城築一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凡交襄之際大夫張矣
劉氏絢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

此必宮闈之故無疑
讀聖溪先生之論黃
獲我心矣

襄十九年冬定六年冬城定十四年城定十五年冬哀三年夏季

城西郭

中城

莒父及霄

城漆

孫斯叔孫州

左傳懼齊也

高氏閔曰公之所有

杜氏預曰公助范氏

張氏洽曰謀伐邾也

仇帥師城啟

王氏葆曰魯備齊難

中城而已成九年城

定公之喪邾子來奔

陽

城其國之郭則凡屬

之夾此復城者外有

叛晉故懼而城二邑

喪事魯謹矣哀公卽

位不務睦鄰而二年

皆不敢保足見魯之

齊郭之怨故懼而城

焉

取其田七年俘其君

杜氏預曰魯當范氏

弱而齊之強矣

汪氏克寬曰郭乃外

室無民公豈能役衆

卒使吳人乘間來伐

故懼晉比年因滅

城此云西郭賣國都

外城之西郭而所謂

脩城以備外患蓋陽

齊人問鼎而取謹闔

計氏翰曰所城近敵

中城爲魯國都之內

虎欲去三家故託于

懼齊鄭而城中城將

扶公以自固耳

方氏也曰僑如欲去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

季孟則城中城陽虎

未也不可以不懼乃

欲去三桓亦城中城

未也

欲去三桓亦城中城

未也

未也

未也

未也

城武城

通典費縣有古武城

今故城在費縣西南

九十里

高氏閔曰襄公四書

城邑非本務也

昔欲得公以濟其亂

謀也

樂後八年陽虎戰敗

說甲如公宮取寶玉

大弓以出則知平日

中城之內其所專據

也樂王謂范宣子

奉君以走國宮必無

害亦此意

哀四年夏城

哀五年春城

哀六年春城

西郭

毗

邾瑕

杜氏預曰備晉也

杜氏預曰備晉也

許氏翰曰定哀十六

師氏協曰魯不能親

年開凡八城邑魯既

仁善隣懷撫民庶而

不得事晉不能自強

屢竭民力以興土功

惟務高城深池以捍

往年城莒父及鄆又

外患春秋備書以著

城

城

城

城

宋矣

築 八條附新作三

莊元年秋築莊二十八年莊二十九年莊三十一年僖二十年春

王姬之館于冬築郕

春新延廡

春築臺于郎新作南門

外

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公羊新者何備舊也杜氏預曰書築臺利公羊何以書與何識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備舊不書此何以書者且非土功之時
衛門有古常也
穀梁作爲也有加其
度也南門者法門也
王氏孫曰顧命孔氏
傳南門路寢門則知
魯南門乃路門也魯
庫雉二門既用天子
之制惟路門於仍舊
故僖公因其故而斥
大之

杜氏預曰公在諒闇
孫氏覺曰公羊謂之
造邑陸氏從而廣之
四十二年興作南門
公羊何以書識遠也
夏築臺于薛
魯南門乃路門也魯
庫雉二門既用天子
之制惟路門於仍舊
故僖公因其故而斥
大之

便以禮接于廟又不
敢逆王命故築舍于
城外
言築者築新邑也蓋
何哉延廡者天子之
臺圍無新舊皆曰築
廡非諸侯之廡南門
者天子之門非諸侯
張氏傳曰二十八年
然則築郕者新郕郕
者天子之門也延廡
之作非築郕則大無
麥禾二
其無舊也不曰城無
莊公始過在可革而
十九年新延廡城諸
大之

所因也先書築郕而
不革故曰新南門之
防則有葢三十一年
汪氏克寬曰僖公之
經並無築城土功之
事則庶幾能愛民者
之不重民力可知矣
可爲而爲故曰新作
臺則冬不雨莊
經並無築城土功之
事則庶幾能愛民者

下書大無麥禾則公
僖自僖公始罪在不
三築臺則冬不雨莊
經並無築城土功之
事則庶幾能愛民者

之不重民力可知矣
可爲而爲故曰新作
臺則冬不雨莊
經並無築城土功之
事則庶幾能愛民者

之不重民力可知矣
可爲而爲故曰新作
臺則冬不雨莊
經並無築城土功之
事則庶幾能愛民者

成十八年八昭九年冬築定二年冬十定十三年夏

月築鹿園

郎園

月新作雉門築蛇淵園

公羊何以書讒何譏

家氏鉉翁曰魯君掩

及兩觀

水經注蛇水又西逕

高氏閔曰前此未有

役其為季氏政民乎

高氏閔曰魯僖天子

謂園也京相璠曰濟

書築園者是後昭九

年築郎園定十三年

之禮天示變以警之

北有蛇工城城下有

築蛇淵園人君之示

子孫可不謀哉

乃更作而新之反加

城在濟南府肥城縣

李氏庶曰成公自朝

晉而歸士句來聘杞

無已也特書新作罪

汪氏克寬曰昭九年

和交朝蓋晉悼之初

欲親魯以成伯業故

之特且書于策以示

戒况盛夏耘耔農事

致此耳而成公遽自

以為安肆意于苑囿

方殷而役民以興苑

囿不待貶絕而罪者

之衆所謂及是時般

如此猶不知懼耶

而猶有南門之役且

不免于過制而僭上

故春秋特書新作以

識之

樂意教者也

附外城六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二
惟城成周無譏愚謂城虎牢乃晉悼扼鄭之吭以制楚之南
向其功尤大豈得以偪鄭為譏乎

僖元年齊師 僖二年春王 僖十四年春 襄二年冬會 襄二十九年

宋師曹師城 正月城楚 諸侯城緣陵 于戚遂城 虎仲孫羯會 諸

邢 牢 侯之大夫城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 遷也言城楚不言邢 杜氏預曰不言城杞 陸氏治曰不書取許 其城也城虎牢可以 安列國息征伐故聖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

張氏洽曰邢雖已遷 卓氏爾康曰第言城 城邢斥言其國緣陵 人許之而不繫于鄭 故治杞

無力自城諸侯若不 楚工者蓋齊桓分版 楚工但書其地蓋遷 國者書圖未遷者書 沈氏棻曰不言伐取 李氏廉曰僖公為成 城之終未能以自定 築之役于諸侯諸侯 國者書圖未遷者書 且不繫之鄭皆所以 風伐邢而春秋不與 桓公因其既遷命三 各自受功魯第從本 地春秋之法然也

師爲之板築使足以
守合于救患分災之
禮故再敘三師

昭三十二年

國往街非與諸侯同
行不得言諸侯也
樂楚工不書衛死傷
遂疑楚工爲南城黃
氏仲炎至引卜楚工
之攻爲證指爲魯邑
此說也先母舅曰
等詩定之方中作于
楚宮爲僖公元年建
亥之月于夏爲十月
衛人以夏之十月定
星之中爲營楚工之
始而魯以十一月往
助之城故春秋于二
年正月書城楚工其
事其時適與之合其
曰楚宮楚室言楚則
楚工可知且齊桓存
衛之功赫然耳目春
秋安得一無所書耶

注氏克寬曰城杞之與晉也

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城氏屬魏曰圍宋彭
不若城邢之美故城爲宋治叛臣爾其不予以保小之仁則
城緣陵以遷之宋即棄其安非鄭所得專
以救患之義平公爲

功亦劣于楚工也

冬仲孫何忌

會諸侯之大

夫城成周

左傳王使富辛與石
張如晉請城成周冬
十一月晉魏舒韓不
信如京師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尋盟且
令城成周

吳氏澂曰王城自平
王東遷以來天子世
世居之故其城先固
成周乃周公遷殷頑
民之地其城圮棄特
子朝雖棄王城奔楚
而餘黨尙多王不敢
居王城而留居成周
諸侯以兵成之自城
之後始徹諸侯之戍

黃氏正憲曰成周非
爲城圮以其狹小不
足以容衆故擴而大
之如狄泉本在城外
今則遷入城內矣若
爲圮而城不過完舊
何待勞諸侯之大夫
哉

春秋城築表卷之三十八終

陝西求友齋校字

春秋四裔表敘

昔先王疆理天下建置侯甸而蠻夷戎狄猶錯處內地春秋之世其見于經傳者名號錯雜然綜其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別有七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曰驪戎卽女晉獻公以驪姬者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犬戎蓋西戎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是也其在瓜州者曰允姓之戎遠莫知其所居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逮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亦曰姜戎佐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

貳于楚晉荀吳滅之其餘服屬于晉者謂之九州戎自晉滅陸渾
城汝濱地而有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
楚分界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揚
拒泉皋皆戎邑王子帶曾召之以伐京師焚王城東門爲禍最烈
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浸微後泉戎地入于周爲前城而文八年
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戎于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于
晉侵宋則伊洛陸渾並爲晉之內臣矣蠻氏亦戎別種在汝州西
南亦名茅戎以處茅津得名在今解州之平陸地頗遼遠成之元
年王師嘗爲所敗後屬晉乃哀公之世晉執戎蠻子以畀楚而楚
之強益不可制其在直隸之永平者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嘗
侵鄭伐齊已而又病燕齊桓公因北伐山戎襄四年無終子嘉父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者其別種也又有在山東之曹縣與蘭陽接壤者經直曰戎無名號春秋初屢與隱公會盟隱九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所謂戎州己氏之戎是也胡氏以徐戎當之夫戎在魯西境徐戎在魯東郊凡伯聘魯還過楚丘而戎伐之豈所云東郊者乎凡此皆諸戎之大略也狄之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膺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上黨之潞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吁鐸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西河之地其別種在今之眞定藁城晉州者曰鮮虞曰肥口鼓鮮虞最强與晉數鬪

爭而肥鼓俱爲晉所滅蓋春秋時戎狄之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間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縣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壤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于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然狄之強莫熾于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冠以赤白之號其後乃稍稍見于經傳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如漢之匈奴分爲南北單于而其後遂以削弱易制傳云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此其徵也東方之夷曰萊曰介曰根牟後萊介并于齊根牟滅于魯不復見經

惟淮夷當齊桓之世嘗病彫病杞後復與楚靈王連兵伐吳然皆
竄伏海濱于中國無甚利害南方之種類不一羣蠻在辰永之境
百濮爲夸盧戎爲戎羣蠻當楚莊王時從楚滅庸自後服屬于楚
鄢陵之役從楚擊晉而盧戎與羅兩軍屈瑕後卒爲楚所滅率微
甚無足道者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存三亡國而終不敢加兵于
狄戎伐周而管仲爲平戎于王畿若齊于敵國而范文子謂狄爲
三疆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滅陸渾兼肥鼓剗潞氏留吁鐸辰戎
狄之在河朔閒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請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
山至戰國時爲列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輯春秋四裔表第三十
九

春秋四裔表卷之三十九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歙縣 程 鐘葭應 參

戎

四裔之中戎種最雜亂難稽或三名而為一族或一種而隨地立名隨時易號至五六而未已其中盛衰之故略可見綜而計之其別有七如文十六年戎伐楚西南則為楚山間之民非有名號不列于戎之數

戎 北戎

允姓之戎 揚拒泉皋蠻氏

犬戎 驪戎

即戎州己山戎

即戎子駒支之 鹿范宣子所謂 伊雒之戎 一名茅戎

杜註犬戎西戎杜註驪戎在京 別在中國者 兆新豐縣

氏之戎 無終

追逐乃祖吾離杜註諸雜戎皆 于瓜州者又昭穆水雒水之間 一名戎蠻

在今陝西鳳翔今陝西西安府 臨潼縣東二十

杜註陳留濟陽正義曰土地名九年傅允姪之者揚拒泉泉皆縣東南有戎城以北戎山戎無姪居于瓜州村戎邑伊闕北有

子

杜註蠻氏戎別奴傳西伯昌伐猷狁也史記何

在今山東曹州終三名屬一北註瓜州今燉煌泉亭在今陝西肅州今河南府洛陽種河南新城縣吹夷氏魯王伐

莊二十八

年傳晉伐

隱二年春

古無終城
王田縣治西有六里

陸渾之戎僖十一年

城

按前漢志河南侯與犬戎共攻新成縣曰嶽中秋幽王于驪山故戎蠻子國今之下遂取周之

公會戎于隱九年北

在今河南府嵩縣即磨桓伯所

同伐京師

城

汝州西南有嶽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晉文侯與秦襄公救周

潛

戎侵鄭

請惠公歸自秦王子帶召之也而誘以來看備又王城焚東門

文十七年

與秦襄公救周逐出之而其遂姬

杜註顧其俗以不見經為禮潛魯地正義云會據公往戎為主人故得

桓六年北

伊川杜註陸渾與陸渾地略相在秦晉西北二地觀此年傳所

周甘馱敗

種在中國者前按國語云晉滅留居渭濱閔二驪戎不詳何年號公敗犬戎而史記亦稱在

隨主人之俗以

戎伐齊

國誇而從之遂云則知此戎種杜註垂亭在新從戎號至今為縣豐寧為最城縣北

戎于郊垂

也本與山戎及魯莊公之二十陸渾各為一族二年其地則入

為會禮戎是西

莊三十年

陸渾縣正義曰景雖以齊桓桓今為汝州伊陽其地亦各殊史于秦為侯麗地

陸渾本是燉煌伯使管仲平縣地劉昭後漢

公混諸戎而一鹿與驪邈成十

方之夷必不遠不見經

來會魯

接據此則蓋近戎之地當在

川復以陸渾為傳

御可知故之戎也

近戎之地當在

莊三十年

御可知故之戎也

御可知故之戎也

御可知故之戎也

今西州府西南

齊人伐山

號也宣三年楚二十二年秦晉伐陸渾即此至即遷陸渾之戎

成元年王閔二年號

及侯麗而還即故陳戎國也共

秋八月庚戎以其病

昭十七年為晉于伊川意必以荀吳所滅 藩衛王室為名

師敗績于公敗犬戎

地一日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從都標陽在臨

辰公及戎燕故

亦曰小戎

用蠻夷以制蠻夷也平之果得

茅戎

于渭汭

蘆縣北三十里

盟于唐

戎

杜註山戎即北

德二十八年傳其用伊雜之戎左傳晉侯使瑕小戎子生夷吾就衰旋服于晉莒平戎于王

稷例曰渭水出即侯嬴故地共

杜註唐魯地高

莊三十一

杜註小戎尤姓文八年就趙盾襄公如晉拜成

鼠同穴山東經則不可考

武唐亭

年六月齊

亦曰姜戎

年且受命使宋遂伐之叔服諫扶風始平京兆

在今兗州府魚

侯來獻戎

蓋得陸渾率制不聽三月癸未六郡至弘農華

按渭汭乃渭水

唐與秦通即隱

捷

公觀魚處

德三十三年晉之力為多故楚敗績于徐吾氏除縣入河

師于穀即戎子而先伐陸渾晉平文十七年鄭入河處號之西

隱七年天

王使凡伯

僖十年齊

漢志則此即雋州府華陰縣界

來聘戎伐侯許男伐

僖十二年

公敗戎于

僖二年號

水經注大陽縣

即山戎之捷傳

角之諸戎犄之而先有事三塗

有茅亭故茅戎

公敗戎于

邑括地志茅戎

春秋大事表 卷三十一

戎也杜註四嶽之後皆姓姜又

齊侯使管

桑田

凡伯于楚北戎

杜註北戎即山別爲允姓

仲平戎于

十里以處晉之桑田得名其地當在今山西解州杜註桑田說地州之平陸且遠在弘農陝縣東巨河南汝州之北

杜註楚工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襄四年無亦曰陰戎王

境疆城頗不楚今河南鞏州關又近在尉廩而鄆縣東三十里甘獄乘其飲酒有稠桑厚爲劉康公又徵其桑田地後入晉無備以用兵爲

拔楚工在曹縣

終子嘉父

昭九年晉梁丙時王子帶奔齊張趯率陰戎伐

因魏莊子

穎杜註陰戎陸渾之戎以其處

見獻執政大臣如此何以能立國乎宜王暨之不叛也

爲衛之南楚工凡伯聘魯道過

納虎豹之

戎陰地謂之陰戎詹桓伯曰允

秋會于鹹

國乎宜王暨之不叛也

戎境戎因執之以歸也隋開皇

皮以請和

州杜註允姓陰

以謀王室

爲戎難故諸侯成六年伊

時同時置兩楚

諸戎

戎之祖

戎周齊仲孫湫

成六年伊

正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正爲名國名

杜註無終山戎

亦曰九州

致之

雒之戎陸

桓二年公昭元年晉戎

僖十六年渾蠻氏從

及戎盟于荀吳敗無

昭二十二年晉

王以戎難晉侵宋

輸談荀躒帥九

唐

終及羣狄

州之戎以精王于王城哀四年

告于齊齊

時蠻氏屬于晉

莊十八年于太原

士茂致九州之戎將襲田以與

徵諸侯而襄五年王

公追戎于

正義曰北平有蠻子無於縣太原即杜註九州戎即

戍周

使王叔陳

濟西

太原郡晉陽縣陸渾之戎自宣杜註自十一年計無終在太原三年楚莊伐陸戎伐京師以來

生愬戎于

吳氏激曰戎即

東北二十餘里渾之戎陸渾楚遂為王室難

晉

隱桓與之盟者

不知何故遠就氣于楚昭十七戎入魯境魯將太原來與晉戰年晉荀吳滅之

文八年公

即蠻氏之戎

樂之而戎遠退

遂與諸戎近晉陸渾子奔楚陸故魯莊以兵遠者相率而共來

子遂從趙昭十六年

追之

戎州細屬五州也

盾會伊雜楚誘戎蠻

莊二十年

冬齊人伐

昭二十九之戎盟于子嘉殺之

戎

年晉趙鞅暴

既而復立

許氏翰曰齊桓既伯七年諸侯

荀寅帥師

左傳襄仲會晉陸孟盟于櫛廉

其子

略定是時知伐

戎

張氏博曰戎在

魯西南魯之患

也齊伐戎所以

親魯也

莊二十四

年戎侵曹

曹羈出奔

陳赤歸于

曹

杜註羈蓋曹世

子

陳氏岳曰戎既

侵曹而羈出奔

是曹懼戎而出

共君明矣焉託

城汝濱

杜註汝濱晉所

取陸渾地

德會伊維之戎余氏光曰戎登

書曰公子珍之既栢于則安于

杜註伊維之戎伯者也特以地

將伐魯故遂不在申葉許鄭之

及復君壬午盟西而南界楚之

趙盾乙酉遂盟白羽故楚人誘

德戎四日之盟蠻子而殺之

將行二事大夫

出竟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

專之可也故書

公子以賞之

按是時伊維之

戎猶橫魯亦畏

之故汲汲與盟

然既盟遂不復

來伐已得以禮

法焉庶矣

成六年晉

王化而服從晉

左傳楚謀北方

襄梁及霍圍熈

氏蠻氏潰蠻子

赤奔晉陸地晉

陸地之命大夫

士茂誘執戎蠻

哀四年晉

人執戎蠻

子赤歸于

楚

出亦乃入是戎
出縣而納赤亦
明矣詎可謂
大夫賊
按已氏之戎本
居曹縣與曹援
壤故得專廢置
其若如秦之于
晉齊之于魯是
時桓公方盛而
戎猶如此模才
甚矣

莊二十六
年春公伐

戎

許氏謂曰隱桓
世有戎盟至莊
公戎始變前是
以有濟西之役

伯宗衛孫

子與共五大夫
以界范師于三

夏夫鄭人

今河南陝州盧
氏縣有晉陰地

伊雒之戎

故城爲命大夫
河戎之所

陸渾蠻氏

杜註乘在河南
縣西南四十里

侵宋

按此時伊雒之
戎已馴服矣後
有襄陽山在汝

昭二十二年于
州東南二十里
朝之亂王師敗
晉戎蠻子邑

楚于前城服處
高氏曰梁本周
曰請讓爲泉則
邑時爲蠻氏所

泉戎地蓋已入
探後屬楚謂之
爲王城邑其滅
南梁

之年則不可考
按自後戎種之
在中國者蓋矣

獨無終以請和
于晉得存

于此伐戎以報
怨也

夏公至自

伐戎

按戎即在魯西
南秦伐而夏始
至戎之難克可
知矣

狄

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杜註
亦云白狄在晉西此因左傳白狄與秦同州而爲是說耳以愚
考之狄之見于傳不一而足均在晉之東與西無預潞氏在今
山西潞安府皋落氏則在今平陽府垣曲縣鮮虞在直隸真定
府肥在藁城縣西南鼓在今晉州晉之滅潞也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曲梁爲今廣平府永年縣蓋反出其東而轉攻之則卽
一潞氏而疆域之廣亘千有餘里且閔僖之世狄滅邢滅衛滅
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并蹂躪王室藉非境壤相接何以能爲
患至此則自山西以迄直隸河南直接山東之境皆其所出沒
特其俗不城郭就山野廬帳而居莫能指名其何處耳且又遷
徙無常傳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蓋指蒲與屈言蒲屈爲今山
西之隰州吉州以後漸東徙晉重耳之適諸國也先奔狄而後
適衛適齊境道顯然狄在晉東可知矣征南得無爲史記所誤
乎

赤狄

白狄

長狄

其別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唐
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

其別有三曰鮮虞曰肥曰鼓

曰郟
曰鄆

魏長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

邢

狄始見經

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邢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閔二年冬十二月狄

入衛

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皋落氏

不見經

春秋左傳卷之九

杜註赤狄別種舉落其氏族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

于夷儀齊師宋師曹

師城邢

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僖二年春諸侯城楚

北而封衛

僖八年夏狄伐晉

左傳七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就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後也

僖十年春狄滅溫

溫

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溫城

僖十二年春諸侯城

衛楚丘之郛

備狄難也杜註爲明年狄侵衛

傳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趙氏鴈飛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齊桓坐視而不救失其職矣

僖十四年秋狄侵鄭

鄭今河南鄭州

趙氏鴈飛曰狄至是復侵鄭甚

矣如是之甚而復不能討桓公之伯心意敬

僖十六年秋狄侵晉

左傳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韓之敗也

僖十八年五月狄救

齊

時齊桓公卒宋襄公圍伯伐齊納孝公殺無虧狄救四公子之徒

冬邢人狄人伐衛

此狄稱人之始先儒以其伐衛救齊爲義故稱人以進之非也不可云邢狄伐衛故加一人字以別之耳杜氏謂無義例爲得之

彙纂曰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

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皆
取便文也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

人盟于邢

左傳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

病邢

按齊桓攘狄封邢衛桓甫歿而
衛卽從宋伐齊邢狄救齊伐衛
衛卽病邢齊狄復爲邢謀衛難
春秋詳書不殺蓋深愷宋襄之
失道而急望晉文之廟典也杜
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乾馬翻
然遠教勅方兵蓋以同此意以
爲進狄而書人非聖人之旨

僖二十一年春秋侵

衛

杜註爲邢故

張氏洽曰因邢之盟也

吳氏徵曰狄因宋衛伐齊喪仗
義興師以救齊又與邢協力伐
衛衛因病邢狄又援齊以爲邢
謀至此遂爲邢侵衛竊謂宋襄
圖伯而反使狄居狄義之名衛
文中興而已卽背德之罪則
文公與甯武子謀國未爲盡善
而狄之侵衛未可謂無名也中
國顛倒如此春秋安得不望晉
文之出乎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

鄭

朱氏陸榘曰鄭在王畿王所倚
界頭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
鄭此蓋爲叔帶謀爾伐鄭果出
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
依鄭無是理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僖二十五年夏晉侯

納王

不見經

彙纂曰晉侯有功王室未有不告諸侯者其事不見于經是夫子削之也愚謂狄人奉臣伐君致天子播越其罪大矣晉侯宜登其悖逆之罪帥六師臨之其功高于城濮十倍乃以久依狄人之故隱忍不發誅子帶而有狄是顧私恩而虧大義夫子削而不錄職是故歟彙纂但責其請隧以兵威強取畿內之邑猶未見及此也

僖二十年夏狄侵齊

左傳開晉之有鄭虞也

胡康侯曰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家氏鉉翁曰晉文置狄不問以

狄無借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

衛衛遷于帝丘

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

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盟家氏鉉翁曰衛三十年開國凡再遷抑亦微弱矣一旦狄有內亂從而侵之狄請平自是北鄙不聳

按左傳狄有亂三字最宜善眼看自是赤白狄分號令不一狄亦浸滅自閔元年至此狄之橫

于中國三十四年矣
是年冬晉文公卒

僖三十三年夏狄侵

齊

左傳因晉喪也

秋狄伐晉晉人敗狄

于箕

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
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按自僖三十年以來狄連歲爲
中國患侵齊伐衛今竟敢于伐
晉且深入至箕使非晉襄此舉
狄禍其未有艾乎

文四年夏狄侵齊

汪氏克寬曰狄自箕之敗至是
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卻之謀

卻缺獲白狄子

白狄始見傳
案凡單稱狄者皆赤狄也白狄
其將佐爾

故也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

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鄭舒且讓之

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
云鄭舒爲政此傳云云知此狄
之爲赤狄明矣是時晉襄既歿
秦晉交爭故狄人得以肆其侵
暴也

文九年夏狄侵齊

按狄不侵齊五年矣至是復肆
其橫則以乘楚之得氣故也

文十年冬狄侵宋

高氏閔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
爾今復侵宋者以宋昭公之亂

未定也

文十一年秋狄侵齊

高氏閔曰十餘年之閒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按此狄是赤狄也下言獲長狄僑如猶言獲宋華元獲陳夏徵舒獲之將佐爾經不書以夷狄或略之彙纂亦云傳先言敗狄于鹹後言獲長狄僑如蓋以長狄爲狄中之一人非以長狄爲國號與我意合

文十三年冬狄侵衛

趙氏鵬飛曰狄自鹹之敗銳鋒頓挫今復侵衛者以衛迫于狄

獲長狄僑如

按先簡皆以長狄白狄爲國號經當云晉敗白狄于箕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今經傳皆直云狄而後言卻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是知狄之君爲赤狄而長狄白狄皆其將佐之稱陣見獲者爾左傳又言晉之滅潞獲僑如之弟芟如非其明證歟若說僑如爲鄭厲之君防風氏之後守封隅之山去中國二千餘里安能爲患公羊以爲一之齊一之晉一之晉效梁又以爲直敗一人之辭自古未有以一人而能爲寇患者誕愈

時成公方會魯于杏故狄乘虛而侵之

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按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卽狄有亂以後箕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自暹于中國加一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八年僭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何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宣四年夏赤狄侵齊

按狄是時四出侵伐連年用兵號令不一此狄之衰微也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

圍懷及邢且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賁將可殲也

甚矣蓋長狄不過如後世巨擘之屬狄人恃以爲威猛而卒見獲其勢遂日微情理尙當如是爾

宣七年秋赤狄侵晉

取向陰之禾
杜註晉用桓子謀故釋狄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

伐秦

白狄始見經

左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按此時白狄知赤狄之將亡而
欲結晉以自固也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

狄于欒函

左傳卻威子求成于康狄康狄
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杜註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康

狄

按此云康狄專係白狄之種類
若鮮虞肥鼓之屬是也晉侯親

宣十五年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

左傳六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之晉晉人殺之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獻俘于周按潞氏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黎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有黎侯亭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在會蓋欲攜赤狄之黨以絕其援至十五年遂滅潞氏蓋知前日之合而今日之分也僖公初年當狄之初起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蓋此時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遂無敵于天下

獲長狄焚如

按焚如是僖如之弟國威而見獲是赤狄之殉難者耳晉盟衆狄而長狄不與兄弟與國同死可謂義矣如果有鄭驕之國在吳郡之永安何爲不歸其國而甘以其身爲赤狄殉乎

宣十六年春正月晉

人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

左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鏹辰三月獻狄俘

杜註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

滅潞氏并盡其餘黨

按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

縣地留吁今山西潞安府屯留

縣南十三里有純留故城鐸辰

當亦在潞安府境十一年之盟

聚狄此等俱不在內以其爲赤

狄之種類故必殄滅之而後已

知前日之所盟者白狄也

成三年晉卻克衛孫

良夫伐虜咎如

晉人伐虜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杜註唐咎如赤狄別種潞氏餘
民散入唐咎如故討之
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

伐晉

按是時秦召楚與狄伐晉故十
二年晉敗狄而旋即伐秦也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

高氏閔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
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
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
直名白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
狄之在閔僖之世也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杜註不言朝不能行禮
高氏闕曰春秋書白狄于是焉
止

襄二十八年夏白狄

與諸侯朝于晉

不見經

宋之盟故也是時白狄屬楚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
于太原崇卒也

按羣狄卽所云衆狄蓋白狄也
宣十一年祁缺求成于衆狄以

擄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
于晉從晉伐秦中開爲秦所誘

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闕曰
十二年復奪帥無終以伐晉無

終今直隸薊州在太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曾與晉和羣狄敢爲構煽爲患邊鄙宜其啟晉雄心而有肥敦之鼓也

昭十二年秋晉荀吳

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不見經

荀吳僞自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

杜註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

西有肥累城在今直隸眞定府藁城縣西南七里縣西南有昔陽亭爲肥國都與新樂縣接壤

冬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

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直隸眞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其地有鮮虞亭

昭十三年秋晉荀吳

侵鮮虞

不見經

是年八月晉食諸侯于平丘甲車四千乘鮮虞人聞晉師悉起因不設備晉荀吳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

杜註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在今直隸真定府唐縣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圍鼓以

鼓子戴鞮歸

左傳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杜註鼓白狄之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在今直隸真定府晉州西今州治卽漢志所云鼓

舉也

昭二十二年六月晉

荀吳再滅鼓

不見經

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廟而復反鼓子己又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昭東陽使師偽糧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戴鞮歸使涉佗守之自是鼓地屬晉矣

按是時白狄之種亦絕獨留一鮮虞至戰國時爲中山王

定二年秋鮮虞人敗

晉師于平中

不見經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

圍師師伐鮮虞

趙氏馮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定公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隳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積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

哀元年秋師及齊師

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以救范氏

經止書齊衛二國沒魯與鮮虞不書

哀三年春齊衛圍戚

求援于中山

杜註中山卽鮮虞

按戚爲衛太子蒯曠所居而景公方與晉爭伯助子圍父助臣叛君而皆求助于外裔中國之不道甚矣

哀四年冬荀寅奔鮮

虞

不見經

齊國夏伐晉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按自昭元年以来晉無歲不興邊功遣楚不問而與外裔爲難滅肥鼓并欲刻鮮虞而銳意立功者荀吳范鞅也身歿未幾而其子爲晉所逐反求託庇黷武

之禍至于如此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按鮮虞與肥鼓杜註皆云白狄種惡觀諸傳其地大抵在直隸真保之間益知史記所云居于河西者誤也

東夷

僖十九年傳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又論語子欲居九夷註云東方之夷有九種若暎夷黃夷白夷之屬今考春秋左傳杜氏所稱東夷國絕少如萊介諸國以其僻小不通于中夏故遠外之若吳楚越儼然與中國會盟且吞併諸夏

不復列于蠻夷之數矣

淮夷

僖十三年淮夷

僖二十九年春

宣七年夏

宣九年取根牟

介

萊

根牟

病杞

不見經

介葛盧來

齊侯伐萊

杜註根牟東夷國也那
那陽都縣東有牟鄉
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
縣東南

杜註淮夷魯東夷

杜註介東夷國在城陽
黔陬縣

杜註萊夷也今東萊黃
縣

按是年齊侯復伐萊而
魯于是秋取根牟蓋齊
魯俱懷存併各就其近
處益地萊在齊之東而
根牟在魯東前曾助齊
伐萊伐萊非魯之利特
欲悅齊以爲己取根牟
之計耳萊險固而根牟
弱小故魯之取較易于
齊

按魯地盡江南海州沐
陽縣淮夷當在今淮安
府山陽安東之閭

今山東萊州府膠州東
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
介國也

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
南二十里有萊子城
按史記太公封于營丘
萊人來伐則萊于齊爲
邊鄙之患由來久矣魯
與萊中隔一齊素無嫌
隙特承齊意而往會之
耳

昭八年蒐于紅

昭四年夏楚子

及諸侯淮夷會

冬介葛盧來

于申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

按淮夷自病杞以後百
餘年不見經傳楚靈特
列之于會者蓋欲借以
病吳猶用越之意

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
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
舉兵也

宣九年夏齊侯

昭八年蒐于紅

伐萊

秋七月楚子以

僖三十年秋介

戴氏溪曰萊于齊為近故齊必欲服之

自根牟至于商

諸侯及淮夷伐

人侵蕭

成十八年王湫

衛革車千乘

吳

按介在山東之膠州而蕭為江南徐州府之蕭

奔來

不見經

按此時根牟已入魯魯邑傳言其極東以至極西之境也

昭二十七年傳

縣相去千有餘里越魯而侵蕭則其來雖未必

左傳齊為慶克之難故殺固佐使清人殺固勝國弱來奔王叔奔萊

范獻子曰季氏

求援而其窺探情事熟覽徑道可知矣

甚得其民淮夷

襄二年春齊侯

與之

伐萊

不見經

左傳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秋魯葬夫人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偕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襄六年冬齊侯

滅萊

左傳晏弱城東誘而遂
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傅
于操王湫帥師及正與
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
敗之遂入萊晏弱圍棠
滅之遷棠于郕
杜註棠萊邑北海卽壽
縣有棠鄉在今山東萊
州府卽遷縣南八十里
自是齊地東際于海矣

南蠻

春秋之世楚境不能越洞庭而南楚使對桓公言曰寡人處南海特誇辭耳故其時蠻夷之在今湖南境者皆係徼外世服于楚無由自通于中國中國往往不能舉其號第稱蠻曰羣蠻

濮曰百濮以概之蓋其種類實繁其地爲今某州縣亦難可深考獨盧戎以敗屈瑕軍楚滅之爲盧邑文十六年楚戢黎爲盧大夫侵庸其地在今江漢閒略可紀焉

盧戎

羣蠻

百濮

巴

桓十三年楚屈

瑕伐羅羅與盧

文十六年楚大

桓九年楚及巴

取伐羅羅與盧

饑羣蠻叛楚

聚于選昭九年

師圍鄆

戎兩軍之大敗

後漢書南蠻傳曰蠻屬于楚郢陵之役蠻與共

詹桓伯曰巴濮

杜註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爲四川重慶府治巴

之

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

楚鄧吾南土也

縣江水逕其城南三折如巴因名

杜註盧戎南蠻

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

孔安國牧誓注云庸蠻

在江漢之南是濮爲西

東五十里有中盧故城

中郡

南夷韋昭國語注云濮

莊十八年傳巴

亦曰中盧鎮孔疏盧與

按黔中故城在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西辰沅

南蠻之國杜預釋例曰

人叛楚而伐那

盧通

諸境所隸之蠻胡長官

無君長各以邑聚自聚

卽羣蠻也

故稱百濮
按晉建寧郡在今雲南

界約言其地當在楚之
南境而趨西

處取之遂門于

楚

昭十九年楚子

文十六年楚人

爲舟師以伐濮

秦人巴人滅庸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

白狄種類最繁按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庸

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之種有三曰鮮虞曰肥

曰鼓然以予考之閔僖之世狄尤橫其時止稱狄未有赤白之號

蓋當時之單以狄舉者皆赤狄也赤狄最强能以威力役其種類

白狄故居河西其別種在中國者赤狄能役屬之而長狄尤其酋

豪中之魁異者合諸部爲一力大勢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衛滅
溫伐周又能仗義執言救齊伐衛以齊晉之強莫之能抗也其疆
域自晉蒲屈以東東與齊魯衛爲界蓋自平陽潞安以及山東之
境雜居山谷縣地千里故當日邢衛宋魯齊晉鄭諸國胥被其患
逮魯僖公之三十二年而狄始亂明年伐晉而白狄子見獲蓋其
種類自相攜貳各分部曲如匈奴之分五單于勢分力弱自是而
赤狄白狄紛然見經而狄於以不競矣論者謂長狄白狄之各爲
一國非也蓋其初皆屬于赤狄後稍稍離異始以名見于春秋文
宣之世威令不行四出侵伐屢見挫衄經書晉侯敗狄于箕卻缺
獲白狄子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皆狄之將佐後僑如
之弟焚如與潞俱滅則狄之死國難者春秋賤之故不書使不得

與潞子嬰兒等則其種之貴賤可知矣綜而計之莊公三十二年而狄伐邢暴橫中國更三十有四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又三十有五年而赤狄潞氏滅于晉又六十有五年而晉滅肥又十年而晉滅鼓白狄止存鮮虞首尾百四十有四年之間盛衰強弱之故豈不較然也哉晉里克之逐狄也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則當狄之合狄之所以盛也郤成子之求成于狄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晉則當狄之分狄之所以衰也春秋始書狄而後書赤狄白狄者蓋因列國之赴告與狄之自通于中國者而書之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故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狄爲晉婚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伐之以納于文公其意似以膚咎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奔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膚咎如之女爲

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自有君長莫能相一蓋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邠犁來進爵爲小邾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間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緜皋鼓子鳶鞮者聖人皆書之于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桀鷙難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彝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

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強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宣三年而赤狄始見經八年白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者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夷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荆人是也逮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誇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與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至如甲氏留吁鐸辰則實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潞氏及甲氏留吁明書赤狄而曰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潞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

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比于徐楚吳越之
列名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嘉及陸
渾子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
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夔宋之別爲蕭聖人皆
書之于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
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
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桓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國日
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
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秋當日
之興廢較然可睹焉

范爲士會封邑考

山東濮州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拓土至此季氏私考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考之武子之封范蓋自宣十五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按宣十二年邲之戰稱隨武子十五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晉侯請于王命爲太傅王享之其時止稱武子而不稱隨十七年請老遂稱范武子以後世世稱范意范爲赤狄潞氏地晉滅其族而因以爲武子賞功之邑耳何則滅潞之役士會荀林父二人同功荀林父賞狄臣于室士伯諫不殺荀林父猶予以瓜衍之縣士會滅甲氏留吁豈獨無賞傳但載其將中軍爲太傅而偶遺其封邑耳其范之爲狄地何也春秋時狄之疆域甚遠伐邢而邢遷夷儀攘邢之故地入衛而衛遷楚丘處殷之故墟其後屢侵齊魯曹濮之

境狄地實相犬牙而晉獻之世以蒲屈爲邊按蒲屈爲今平陽府
隰吉二州之境自此以東皆狄地故曰狄之廣莫狄之東爲衛衛
之東爲齊故其時晉之與齊甚遼遠齊桓會盟無由至文襄之世
猶隔絕文公伐曹必假道于衛是則未滅潞氏以前晉決無由得
范地旣滅潞氏二年而武子遂封范中聞不聞別侵齊魯故知范
爲狄之故地無疑當是時楚方強橫服鄭伐宋晉概置不問而卻
缺士會專致力于狄其意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
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留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衛之故封
如河內朝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爲晉邑幾有中原大半與齊魯衛
三國爲鄰境鞏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
冠氏邑工縣爲晉乾侯邑而齊烏餘以廩丘入晉廩丘亦范境此

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余輯疆域而有見于范武子之事故備誌之使後有考焉

隨在今山西介休縣縣東有隨城隱五年翼侯奔隨卽此隨也士會旣受范隨仍歸于晉按吳季札封延陵稱延陵季子後更封州來稱延州來季子以兩邑並食故得兼稱今范氏惟稱范故知更不食隨也

春秋四裔表卷之三十九終

陝西求友齋校字